

新馬戲劇叢書

II

封鎖線

征雁著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

新馬戲劇叢書

封鎖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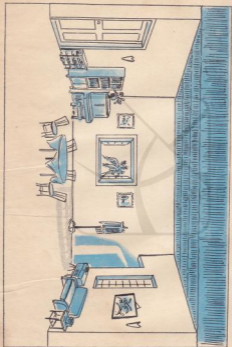
征雁著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

目次

父與子(獨幕劇).....	一
新的課程(獨幕劇).....	二五
別後(獨幕劇).....	五〇
樓上人家(獨幕劇).....	七〇
封鎖線(獨幕喜劇).....	九九

「父與子」舞台設計



父與子 (獨幕劇)

時間：現代

地點：馬來亞

人物：余學明 男、二十二歲，中學畢業，失業青年。

石玉慧 女、四十歲，小學教師，學明之母。

李小祥 女、十九歲，中學畢業，學明之友。

余有禮 男、五十歲，中學校長，學明之父。

余敏慈 女、十八歲，中學生，學明之妹。

佈景：一個小康之家的客廳。

正壁有個大窗，窗外的花草，遠山的浮雲，分明可見。窗下放着一架小型的鋼琴。鋼琴的左面有四方餐桌一張，上面電話。鋼琴的右面有個衣架。

左壁前裏有一過道通房間。台前置長沙發一張。電唱機一架。

右壁台前，有一道門通外，門邊有側窗。窗邊有個書架，窗下有鞋架。

台中有張兩層的圓餐桌，圍着幾張單人沙發。

壁上的裝飾包括中國畫，石膏像，學校的團體照等。

（左右以舞會上演員爲準。）

景起：學明坐在沙發上沉思，憂鬱不樂。其母玉慧從左門進。她兩手抱着一大疊學生作業簿，走

到台中，把作業簿放在圓桌上，冷冷地望了兒子一眼。然後從鋼琴上取了鴉毛帚，一邊掃一邊

說：

玉慧：學明，你考慮了好幾天，也該有個決定了。

學明：是的，媽。

玉慧：你答應了？

學明：不，我不能順從你們的意思。

（玉慧大失所望，低下了頭，整理琴上的歌譜。）

學明（走近她身邊）媽，我希望你跟爸爸能夠原諒我。這種盲目婚姻，我實在沒有辦法

接受。

（玉慧失望之下，仍然不語。）

學明 爸爸是個教育界的老前輩，你也是個知書明理的教師，你們不應該逼着自己的兒子去跟一個他所不喜歡的女人結婚。

玉慧 （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你坐下吧，媽跟你說。

（學明坐在母親對面。）

玉慧 老實告訴我，你對王董事長的女兒有什麼不滿？

學明 我跟她沒有愛情，彼此不能了解。

玉慧 說真的，她很喜歡你，王董事長也有意思把她許配給你。人家有錢有勢，要把自己的千金小姐嫁給你，還是很看得起你呢！

學明 媽，我向來最討厭這種富貴榮華的千金小姐，她們飽食終日，無所事事，不是打扮裝飾，就是兜風，看戲。這些傢伙，只曉得享受而不知道勞動，簡直是社會的寄生蟲。

玉慧 你別胡說八道。別人我不懂，王小姐給我的印象倒很不錯，她聰明，她——

學明（打斷她的話）我知道，媽，她聰明，她漂亮，有不少的男朋友追求她，帶她去逛街，帶她去舞廳。但，你知道嗎？她向來行爲不檢，有人告訴我，她曾經打過胎，現在沒人敢問津，所以——

玉慧 這是誰告訴你的？你不能亂講！

學明 媽，我看你還是別鼓勵我跟她開玩笑吧！

玉慧 孩子，你不能了解媽，媽是在爲你着想呀！

學明 我知道你的苦心，可是你們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却不顧我的幸福。你們以爲跟這位有錢有勢的大頭家勾上一門親事，爸爸的飯碗從此不怕跳舞，妳的職業當然也可以風雨不動安如山。但是——

玉慧（有點着）你要知道，你失業這麼久，還找不到工作，這次幸好王董事長看重你，覺得你是個可用的人材，所以想給你一個經理的職位，但你却不把它看在眼里。

學明（起身）經理，那說得更妙了！

玉慧 有個經理的位置，人家誰敢嫌鞋都穿不着！

學明 媽，我的志趣是什麼你是不懂，叫我這個擅文藝的人去做經理，這——

玉慧 一切經驗都是從學習中得來的，做經理當然也是如此。

學明 好了，媽，不管如此不如此，我們談得太遠了。總之，我絕對不會跟王小姐結婚，那當然談不到什麼經理不經理了。

玉慧 (又一次失望，嚥件) 王小姐是受過教育的女孩子，她……

學明 (不耐煩地) 媽，我求你別再提起她好不好？一提起她就叫我討厭！

玉慧 那麼，要怎樣的女孩子才能使你滿意呢？

(學明點頭不語。)

玉慧 (起身走到學明面前) 聽你妹妹說，你跟李小萍很要好？

學明 不論你說，我喜歡小萍。她樸素無華，喜歡勞動，不但對文學有興趣，並且對社會問題也有點認識。她不像一般無聊的女孩子只曉得……

玉慧 (聽得不耐煩，打斷他的話) 別說了，學明，老實告訴你，你爸爸不喜歡你跟小萍來往。

學明 (學大了眼) 這是為什麼？

玉慧 你難道不知道小萍的父親跟你爸爸近來感情破裂了嗎？

學明 我知道。但這並不影響我跟小萍之間的感情。

玉慧 你要知道這樣會給人笑話的。

學明 這才怪了，難道上一代是冤家，下一代就一定要做死對頭嗎？

玉慧 話不是這麼說，不過你爸爸看到自己的兒子去跟他所憎恨者的女兒跑在一起，心裏總是不爽快的。

學明 但是我怎能爲了爸爸自私的心理，而放棄一個很要好的朋友呢？

玉慧 你簡直越來越不尊重你的爸爸。

學明 我是尊重爸爸的，可是近來爸爸的所作所爲，我實在看不過眼。他只是固執地幹着自己認爲是對的事情，却不顧慮到社會人士對他的反感。比如這次他跟小萍的父親鬧翻了，還不是因爲太過自私。

玉慧 自私，你敢說他自私，你倒批評起你的爸爸。

學明 我覺得無論做什麼事，都不好太過勢利眼。我們是應該爲大家想一想的。媽，妳或許也知道，有許多人都在攻擊爸爸。其實，我們應該仔細研究一下，爲什麼他

們會對爸爸不滿呢？可是爸爸不管這些，他只是忙着巴結董事長，利用董事長的勢力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並且利用這種勢力來對付那些他認為不滿意的人。小萍的父親李子光先生跟爸爸是同事，他教書認真，沒有一個學生說他的壞話，可是他不滿爸爸的所做所為，難免要說閒話，這樣爸爸跟董事長一疏通，就毫不留情地把他辭退了！他覺得辭退一位教員是小事，但利用這種惡勢力來對付一個教師是很不應該的。

玉慧（有點生氣）我不許你說這樣的話。我看你完全不了解你的爸爸。

學明 我是了解爸爸的，可是爸爸却完全不了解我，要不然，他就不會逼着我跟董事長的女兒結婚，逼着我去當經理。我早就看出爸爸對我的志趣不滿意。我想在文化界找個職業，他却替我安排了一個經理的位置，這簡直是學非所用。（坐在沙發上。）要知道你高中畢業將近一年，還找不到事情做。教書雖然好，但我們覺得你的性情不適合教書，假如能夠在商場上謀出路也是不錯的。

學明 可是我對商業沒有興趣，怎麼辦呢？

玉慧 爲了你的前途，你只好慢慢培養這種興趣。

學明 我知道我的脾氣不好，不很適合做一個好教師，但這一方面我是可以自我改造的，我覺得教導下一代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玉慧 我說你就是書獃子氣太重，有經理可做你不要。你沒有嘗過教書的滋味，以為教書有趣嗎？

學明 媽，你不應該對我說這樣的話，因為你本身是個教師，對於教導學生，你不應該有怨言。人的劣根性就是這樣，往往對本身的職業感到不滿，只一味地想往上爬，而忽略了對事業的盡忠。

玉慧 其實有誰不想往上爬？人家天天都在找機會，可是你有了做經理的機會，却想一脚把它踢開。

學明 我知道董事長有個條件，他要我做經理，也要我跟他女兒結婚！

玉慧 他當然要用一個可以親信的人。

學明 爸爸就爲了這個而逼着我接受這種盲目的婚姻，來加強他與王董事長之間的關係。你以爲我不懂，還要用許多可笑的理論來說服我。

（學明似乎不想再說下去，僵站了起來走到鋼琴前，翻開了琴蓋，漫無規律地按了幾下琴

鏡。

玉慧 (走近學明，覺得沒有辦法說服他，只好說得越微聲) 你不是小孩子，自然會懂得你爸爸的苦衷。當初要不是得到王董事長的幫忙，怎能當起這間中學的校長來？最近王董事長又對我們的商業有很大的幫助，我們現在有這樣一個環境，全靠他一手扶助的。他要把女兒許配給你，完全是好意，你却不喜歡她。要知道王董事長是有地位有名譽的人，你這樣做當然會丟了他的面子，這樣直接間接對你父親的事業前途就有很大的影響。

學明 (站在鋼琴邊) 媽，你的話我明白，但是事情難於雙全，我不能爲了討好王董事長而犧牲我個人的幸福，這一點，我想你應該同情我的。

玉慧 孩子，你這樣做，就是忍心看着你爸爸去遇難而不拯救，你要後悔的。

學明 媽，我絕不後悔！

玉慧 (感傷地) 做父母的把你養大了，你就不能體諒你的父母親。(裏停，收拾作業簿) 我沒有時間再跟你談，我要準備上課去了。你應該再仔細地考慮一下。我想你不会忍心看着你爸爸失敗的，也不會忍心地看着我們的家庭有破產的一天。(從過道

學明

（煩惱地在踱方步。不久電話鈴響。他拿起電話聽）喂……是是，我就是（臉色突變）
哦！王小姐，有何貴幹？……請吃飯！謝謝妳，我不想去……哦！是王董事長的好意，我不得空呀！……看電影？對不起我沒有時間……今晚上去跳舞？（不耐煩）老實告訴妳，我從來不曾上過舞廳。……誰跟妳開玩笑？我不像妳這千金小姐只曉得開玩笑啦，吃啦，喝啦，我沒有妳那麼空閒！（憤憤把電話筒放下。）

（這時，李小萍出現在右門口，注視着學明的表情。）

小萍

學明，跟誰生那麼大的氣？

學明

（驚喜地迎上）小萍，你躲在這兒偷聽？

小萍

到底是誰撥來的電話？

學明

（低聲，表示厭煩）還不是那個無聊的王小姐。

小萍

你是說董事長的女兒，王雲姬？

學明

是的。

小萍

聽說她正在追求你是嗎？

學明 (玩弄笑地) 你不高興？

小萍 高興！她是千金小姐，有錢有勢，跟她搭上了，你不是可以做經理，發大財嗎？

學明 (轉為不笑) 這是誰告訴你的。

小萍 (俏皮地)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學明 這是謠言，你別相信別人胡說。

小萍 何必再瞞我呢？事情到了這步田地，那倒要看你有沒有勇氣去反抗？

學明 這麼說來，我的事情你都懂得？(稍停) 不瞞你說，我決定反抗到底。

小萍 現在是考驗的時候，我倒要看看你的毅力如何？

學明 (走近她) 小萍，請你相信我，我決不使你失望。

小萍 (顯意地微笑) 可別做個空論家。

學明 不會的，假如爸爸還不肯放鬆的話，那，那我只好離開這個家。

小萍 你是說逃婚，把事情當作不了了之？

學明 不，這不能說是逃婚。我覺得有需要的時候，我要跟王董事長和他的寶貝女兒當

面談個清楚，讓他們死了這條心。

小萍 這倒是個比較激狂的辦法。不過這樣不是要傷害了我們董事長的尊嚴嗎？

學明 這我倒覺得沒有什麼。

小萍 沒有什麼？你知道這件事已經傳開去了嗎？

學明 有那麼嚴重？

小萍 所以，你這樣不是也要難爲了你的爸爸？

學明 (忍痛) 那我只好對不起爸爸了。

(小萍一時不知如何安慰他。)

學明 坐下來談談吧。

(兩人並肩坐在沙發上。)

小萍 喂，學明，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從小皮包裏取出一封信給學明) 你看。

(學明接信去看。)

學明 哦，好極了，我恭喜你找到了工作！

小萍 你看，信中說那間鄉村學校還缺少一位音樂教師，你對音樂也很有興趣，假如肯

下鄉吃苦的話，不妨試一試看。

(學明沈思。)

小萍 (鼓勵) 別忘了現在是工作第一！(見學明仍然不語) 是不是有點依依不捨？

學明 萍，別把我看成那麼懦弱，我決定跟你一塊兒走。

小萍 那好極了，我爸爸也希望我們能夠在一起工作，共同地爲我們的下一代而努力。

學明 是的，你說得對！(喜容) 萍，你爸爸不怪我嗎？

小萍 怪你幹嗎？

學明 (無愧地) 我爸爸實在太對不起他了。

小萍 別提了，我爸爸不計較這些的。(突然想起) 哦，對了，你有時間嗎？我爸爸想跟你談談。

學明 很好，我現在閒着，我們就去吧！

(兩人站起，走到台前。)

學明 你突然決定到鄉村去教書，老實說，多少有點出乎我的意料！

小萍 我覺得我們現在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跟現實生活太隔膜了。我們應該實地去體

會各階層的生活，多跟他們接觸。那兒有無數的兒童和老百姓需要教育。同時，你也別忘了一個文藝工作者的責任，是應該把生命獻給廣大的羣衆。那兒有許多多可歌可泣的勞動故事，我們應該利用這支筆把這故事公諸社會，讓社會人士知道他們的歡樂和痛苦。

學明

是的，這都是我們應盡的責任，我決不辜負這支筆。

（他們並肩攜手，從右門出去。）

（玉慧呼喚着學明，走了出來，見廳裏無人，到窗口張望。不快地在沉思踱步。）

（余有福揀了一個大皮夾，很威嚴地從右門進。他把皮包扔在沙發上，脫下大衣也扔在一起。然後坐近圓桌，伸了個懶腰。取報紙來看。玉慧見他神色不對，呆望着他。）

玉慧

（把拍的大衣掛起）學校的情形怎麼樣？

有福

（抬起頭來）還有怎麼樣，要幹就幹到底。

玉慧

（在他的對面坐下）你這是什麼意思？

有福

斬草就要除根，沒有一點顏色給他們看，他們不知道我的厲害！

玉慧

那你到底使用了什麼手段？

有編 呀，早上我公佈了一張佈告，把那幾個鴿蛋份子給開除了。

玉慧 (驚奇) 哦！你這種手段未免過份了一點。

有編 (冷笑) 過份？哼！要知道殺雞可以教猴，爲了提防後患，這樣做才是恰到好處。

玉慧 (擔心地) 我恐怕你這樣做會引起不良的後果。

有編 你放心好了！人做事總得有把握，我當然有我的「一手」。

玉慧 (搶答) 你開除了幾個人？

有編 就是負責壁報的那三個混蛋！自從李子光給我踢出校門之後，他們就一直叫叫嚷嚷，寫文章攻擊我，攻擊董事部，還派出代表來質問我，向我交涉。我警告過他們好幾次，他們還是不怕。你知道嗎？這次他們還想煽動學生罷課來向學校示威。

玉慧 (歪頭不語。)

有編 (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 我問你，學明的那件事你到底跟他談得怎樣了？

玉慧 (搖搖頭) 沒有辦法，他不像小孩子那麼容易說得通的。

有編 (憂愁) 這有什麼說得過說不過，他總應該明白我現在處境的艱難。(站起身來踱步。)

玉慧 他說爲了他的前途，顧不了這些。

有福 (氣得咬緊牙根) 他根本不把他的爸爸放在眼裏，我得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你告訴他，這是我的命令，做兒子只有服從，不許反對！

玉慧 (走近他) 我看你這樣對付他是不行的。

有福 不行！那怎麼辦才行？軟的方法行不通，那當然只好用硬的辦法。

玉慧 假如硬的辦法也行不通呢？

有福 (一字一字地) 硬的辦法行不通！(轉變語氣) 告訴你，我們的事業完全靠王董事長的幫忙。我現在經營的生意，那五萬塊錢的資本是王董事長的錢。沒有他，就沒有我們的事業，所以他的意見，我們只有絕對服從！

玉慧 好吧，那你自己跟他談談，我是沒有辦法了。要強迫他接受這件婚事，我也說不出具體的理由，更找不到好的藉口。(稍停) 我現在最痛心的，就是你們父子之間的想法和感情已經離她遠了！

(突然電話鈴響，余有福走過去拿起話筒。)

有福 喂，……是是……哦，王董事長，有什麼事嗎？……哦，好好，我馬上就去，我

馬上就去。……是的，我就去。

玉慧 王董事長給來的？叫你幹什麼？

有福 我也不懂，他沒說，大概是商業上的事情。（前停）把我的大衣拿來，我出去一
論。

（玉慧取下大衣給他穿上。）

有福 （從沙發上拿起皮包，走了兩步，又停下來。從皮包裏拿出一張紙，交給玉慧）對了，這
是經理合同，你拿去看看。（出右門。）

（玉慧呆地目送丈夫出門後，坐在沙發上，看看那張合同。學明從右門入。）

玉慧 學明，你過來。

（學明走近。）

學明 什麼事，媽？

玉慧 （交給他那張合同）你看吧！

學明 （看後）經理合同，爸爸不能這樣做呀，他沒有得到我的允許之前，怎麼可以這
樣做呢？

玉慧 這叫我怎麼說呢？

學明 媽，我已經決定到鄉間去教書，明天就要走。爸爸在這方面所做的，完全是無用的！

玉慧 (着急地) 孩子，你不能這樣做，你要為你爸爸想一想。

學明 媽，你跟爸爸也應該爲我想一想。

(玉慧又焦急，又難過，不知說什麼好。)

學明 這完全是你們攔出來的，發生什麼事情，我不管。(把信遞交給母親，氣憤地坐在沙發上。)

玉慧 誰叫我們起那麼窮，要依靠人家的幫忙，才會發生今天這件不幸的事。受了人家的幫助，我們就得依照人家的意見行事呀！

(突然，敏藝慌張地跑了進來。)

敏藝 (急促地) 媽，爸爸上那兒去了？

玉慧 他剛出去。

敏藝 唉，不好了，學校罷課了。

學明
玉慧
（那時站了起來）罷課！

敏蕪 是的，我是抗議董事部辭退李子光先生，並且抗議今早爸爸開除三位同學。
（靈悟）我早就料到了，這怎麼辦呢？

敏蕪 大家都集中在草場上，要爸爸對大家解釋！

學明 爸爸以爲用高壓的手段可以馴服一切！可是——

敏蕪 哥哥，你別說了，當爸爸遭遇困難的時候，你還說這樣的話。

（玉慧在擦着眼淚，學明知道傷了母親的心。）

學明 媽，請妳原諒我，可是——

玉慧 孩子，你爸爸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你就隨便一點吧，別再刺傷他的心。

學明 媽，爸爸要這樣頑固，這樣無理，我也只好對不起他了。

（突然外面像有什麼聲音，三人楞怔了一下，敏蕪走到窗前往外張望。）

敏蕪 爸爸回來了。

（右門一開，余有端滿臉殺氣，怒氣沖沖地衝了進來，玉慧馬上迎了上去。）

玉慧（要緊張地）你，你快到學校去呀……

有編（似乎沒有聽到，一手推開她）詢問，（對學明）我問你，你剛才才是怎樣侮辱王董事長的女兒？

學明（莫明其妙）爸，你這是什麼意思？

有編什麼意思？你自己幹的好事，你還要裝傻？

學明（仍然不懂）我實在不懂你在說些什麼？

（玉慧和敏華被這突如其來的事嚇住了，站在一邊。）

玉慧你到底是在說他侮辱了誰？

有編我告訴你，你有胆量你可以去得罪別人，但是你別惹王董事長生氣！

學明（睜大了眼睛）我幾時去惹這個大頭家生氣？

有編難道是我冤枉你嗎？剛才王董事長在家設宴請客，他的女兒好心好意地撥個電話來請你，你不但沒有好好答謝人家，反而把她痛罵了一頓，這是應該的嗎？罵人也得有個分寸，你說的那些話，不要說董事長的女兒，就是那些窮光蛋也不能容忍的！

(學明低下了頭，沒有答腔。)

有福 做人就得飲水思源，我們現在有這樣一個好的環境，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你現在竟幹出這種以怨報德的事情來。你要壞也得爲你爸爸的事業前途想一想。

玉慧 你就坐下來慢慢說吧，何必生這麼大的氣呢！(拉他坐在沙發上)敏藝，你倒杯茶給爸爸。

(敏藝從側道下。)

有福 (氣憤地)哼，我一生就不曾受過這麼大的侮辱。王董事長叫我去，在許多客人的面前，毫不客氣地把我教訓一頓，你說這是一個中學校長所能容忍的嗎？

玉慧 (走近學明)你爲什麼對王小姐那麼不客氣？

學明 媽，我已經告訴過你，我討厭她！

(敏藝取出茶，遞給有福，自己站在一邊。有福飲茶。)

有福 告訴你，我對你的婚事的決定，就是最後決定，你別再多心。

學明 爸爸，這個我不能接受！

有福 不能接受？(咕了起來)

學明 是的，我已經決定到鄉村去教書，明天我就要去了。

有福 我不准你去！

學明 爸爸，你不能反對我去教書呀！

有福 (喘氣) 我不准你跟我頂嘴，你是我的兒子，你就得聽我的話。

學明 我覺得如果父親的話是對的，兒子當然要服從，但假如父親的意思對兒子的前途是有害的，那麼做父親的不應該老是固執己見，實在有重新再加以考慮的必要。

玉慧 學明你再別說了！

有福 (氣得發抖) 什麼？難道我要你做經理是錯誤的嗎？

學明 各人有各人的志趣，你不能逼着我去幹我所不喜歡幹的事。再說，我們受教育，難道是爲了做經理，要當富貴人家的女兒嗎？

有福 (幾乎氣跳起來) 我不准你再說。(暴怒) 我要你馬上去跟王董事長和他的女兒道歉。要不然，(加重語氣) 你就給我滾蛋！

玉慧 你不要這樣逼着自己的孩子好嗎？

有福 你滾開，這不關你的事。(對學明) 我叫你去，聽見沒有？

(學明低首不語，有繼趨前，彈手重彈一耳光，學明倒退一步。敏藝見勢不妙，忙上前拉開父親，玉慧急得哭泣。)

敏藝 爸爸，爸爸……

有繼 我要你說，你到底去不去？

學明 (抬起頭，挺直胸脯) 好，我去，我去！(掉頭步向右門。)

有繼 站住！(學明回首望着他。)

學明 你除了向他們表示歉意之外，我不准你再說別的話。

有繼 不，我要說，我要說個痛快，我要告訴他們：愛情不是靠他的金錢可以買得到的。我要告訴王董事長，我有我的理想，經理我不幹，請他另選高明；他的女兒，我跟她高攀不上，請她另外找個門當戶對的夫婿，好讓他們死了這條心。

(說畢，掉頭步出右門。)

有繼 (又急又慌) 學明，不行，不行，不行呀！混蛋！(隨着退出。)

敏藝 (撲到玉慧懷中去) 媽……

(母女哭成一團。有繼又匆匆進。)

有福 完了，完了！這個該死的畜牲！

（玉慧和敏藝不知所措地望著。）

有福 不行，不行，我得追上去！

（轉身欲走，電話鈴響。他慌忙地走過去取話筒。）

有福 喂……是是……學校，學校怎麼了？……什麼？罷課！……請你維持一下……笑

話，你是訓導主任，這也要管的呀？……什麼？都在等着我去解釋！（失神地把

電話筒放下。）

有福 （長嘆）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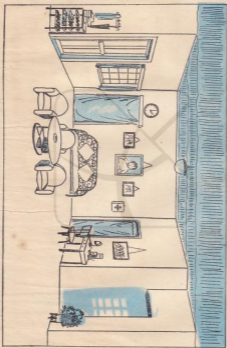
（他站不穩，腳來腳去地倒坐在椅子上，玉慧和敏藝驚叫一聲，奔上前去。）

玉慧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敏藝 爸爸，爸爸……

（幕急落）

（完稿於一九五六年·檳城·）



「新的課程」舞台設計

新的課程（編劇）

時間：此時。

地點：此地。

人物：丁恩山 男，四十歲，房東。

王莉菁 女，三十五歲，恩山的後妻，某醫院護士。

丁秀文 女，十七歲，恩山前妻的女兒。

丁彼得 男，十二歲，莉菁的龍兒。

陳明娟 女，二十五歲，莉菁的同事。

唐永義 男，二十歲，中學生，恩山的房客。

左祥民 男，二十歲，永義的同學。

李亞登 男，四十歲，恩山的鄰居。

佈景：一個中下等人家的客廳，佈置很簡單。

正廳中央掛着一張青青的半身照。左邊有小門，是朱義的房間。門外接着一張長藤椅。門上掛個圓鏡，鏡指兩點。右邊有個紅十字小藥箱。

右壁裏邊有個門，是青青的房間。門邊有張小桌，外邊有條過道，通廚房。

左壁台前有個大門，通外。裏邊有個圓。圓下有個鞋架。舞台中央有張四方桌，兩旁椅子各一。

幕起。彼得在廳子裏拍球，邊嘆邊跳。秀文從右邊過道上。她穿着一件舊衣服，面容蒼白，右眼

裏是青腫。

秀文 弟弟，別吵了。爸爸在睡覺，你知道嗎？

彼得 我不知道，你知道，只有你知道。噢！（做鬼臉。）

秀文 好，你不聽話，等下媽媽回來我告訴她。

彼得 你告訴，我怕你？

秀文 你別壞，弟弟。

彼得 我是……我不是你的弟弟。噢！（做鬼臉）你，你不是我媽媽生的。

秀文 （異聲）你不是爸爸生的？

彼得 你的媽媽，早就罵她了！

秀文 你再說，我要告訴爸爸。

彼得 我不怕。醒醒！昨天你給媽媽打，你看，（擰着他的眼睛，畫個圓圈，做個鬼臉。）

嘻嘻嘻嘻……

（秀文氣得忍無可忍，追過去。彼得一閃，跑到另一邊，哼着小調，作出一些古古怪怪的動作，逗她生氣。）

秀文 好，等下媽媽回來，我一定要告訴她，說你早上到房裏去偷她的錢。

彼得 （有點怕，但還是秀。） 哎喲，哎喲，誰偷她的錢？

秀文 你還說沒有？

彼得 我怕你？我也要告訴媽媽一件事。

秀文 我又沒有做錯事，你說好了。

彼得 哎喲，哎喲，你還沒沒有？昨天晚上，媽媽下坡的時候，你跟他，（指一指水鏡的

房間）跟他出去走，嘻嘻，去拍拖！

秀文 你再說，我——（趨前捉彼得。）

彼得 嘩喇，去拍拖了，我要去打球了，我要去拍拖了！
（試着從大門出。）

（單山從右房上。）

單山 我才躺下去，想睡個覺，你們就把我吵醒了。

秀文 是弟弟在這裏呱呱叫。

單山 秀文，你過來。（坐在長藤椅上。）

秀文 幹嗎？爸爸。

單山 （仔細地望着她的臉蛋）好了嗎？還痛不痛？

秀文 好一點了。

單山 你媽媽不好，她把你打得太重了。

秀文 爸爸，你現在才說這些話有什麼用呢？昨天媽媽打我的時候，你又不敢出聲。

單山 咳！這是爸爸不好。可是，秀文，你媽的脾氣很暴躁，你是知道的。她總喜歡跟

我鬧架。

秀文 爸爸，要不是爲了你，我早就想離開這個家了。她總不把我當成一個人看待。

（望着單山）只恨媽媽死得太早，現在我才要受她的虐待。

思山 哎！這是爸爸的錯。可是那年你媽媽死了，你還很小，沒有人照顧，所以——

秀文 所以你就跟她——

思山 那時候，爸爸有錢，生意做得很大，生活自然也過得很好，所以她待你也還不會怎樣。可是後來，爸爸的生意失敗了，現在我們變成了窮人，她過不慣這種生活，便時常找我們發悶氣，把這個家搞得沒有一天安寧。

秀文 社會上窮人多着呢！有誰像她這樣整天吵吵鬧鬧的？

思山 秀文，聽爸爸的話。你就忍一忍吧！別去惹她生氣。

秀文 爸爸，這幾年來，我幾乎每天都給她打，給她罵，難道我還忍不夠嗎？你就是處處順從她，她才會欺侮你。爸爸，難道你沒有聽見嗎？人家都在背後譏笑你，

說你，說你——

思山 說我什麼？

秀文 說你，說你怕——

思山 哎！這個我知道。老實說，我寧願，並不是說我怕她。我常常忍着不出聲，這完全是爲了這個家呀！（哭聲）哎！別提這個吧！（望一望中房）怎麼？水燒出去

了？

秀文 唔，他早上就出去了。

思山 哎！他說要多找幾個同學來住，到現在連半個影子都沒有。

秀文 我看他不會去找的。

思山 爲什麼？

秀文 說不定他自己都懶搬呢！

思山 哦！

秀文 他喜歡寫作，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在這裏，媽整天呱呱叫，他怎麼住得下去呢？

（門外傳來談話聲。水義和群民上。）

水義 那，我就住在這兒。

群民 （觀察一番）這個環境不錯呀！

水義 （介紹）這位是我的房東。

思山 哦，你們是同學嗎？坐啦，秀文，去倒茶來。

秀文 哦！（出。）

群民 別客氣，別客氣。

恩山 （對群民）我們這個環境很清幽，離學校又很近，孩子也不多，不會嘈雜的。

群民 哦，哦。

永義 他是來玩玩的。

恩山 （會意）是嗎？好好，你們坐。（從場道出。）

永義 這個環境本來是很適合讀書的，但碰到那個女房東，真頭痛。

群民 怎麼？她對你不好嗎？

永義 我寄宿在這裏，總算是一個客人，她對我倒不敢怎樣。不過她那張嘴的確叫人討

厭。一回來總是呱呱叫，不是罵丈夫，就是打孩子，鬧得雞犬不寧。

群民 這樣，你怎能專心寫作呢？

永義 就是啦！所以我正在找房子，想搬走。

群民 你的房東到底是幹什麼的？

永義 他沒有工作，失業很久了，靠老婆來養他。

祥民 那麼，他的老婆呢？

水義 （指壁上的照片）嘿，就是這個傢伙。

祥民 （抬頭一望，）哦！她是當護士的？

水義 是呀！

祥民 （驚訝，走近去看）哦！原來是她，真是冤家路狹。

水義 什麼？你認識她？

祥民 這個傢伙在醫院裏是大名鼎鼎最壞的一個，誰不認識？

（水義嘆了一聲，指一指裏邊，叫他小聲一點。）

祥民 有一次，我帶了我的母親到醫院去看病，老實說，我不懂她在治療還要跟人家打針，就推門闖了進去。不料，她扳起一副棺材臉，把我大罵了一頓，問我曉不曉得規矩，還用力把我推了出來，害得我在衆人的面前好難受。

水義 哈哈，有這樣的事嗎？難怪你對她不會有好感。

祥民 其實，不只我一個討厭她，住在我們那一帶的，有很多病人都吃過她的虧。你想，一個人病了，已經是很痛苦的事，到醫院去，還要給她罵東罵西，誰受得

了！

水鏡 她在醫院裏對待病人的事，我也聽這裏的鄰居說過。

祥民 老實說，現在我們那邊有一些人正在發動，要聯名寫信到醫院去告她。

永義 哦？去控告她？

祥民 這個傢伙太蠻有此理了，應該給她一次教訓才行。

永義 我常常在想，這些做迷西的，只懂得醫學常識還不夠。醫院當局必須設立一門新的課程，不僅教導她們如何去「看護」病人，而且還要教導她們怎樣去「愛護」病人。

祥民 對，凡是那些沒有慈善心腸的，就不發畢業文憑，她們必須再讀這門「新的課程」。

（秀文端茶上。）

秀文 （對祥民）請喝茶。

祥民 謝謝你，我自己來。（接過茶。）

水鏡 （介紹）她是我房東的女兒。（對秀文）你媽媽還沒回來？

秀文 唔！大概又去捉麻將了。

永義 (指一指她的眼睛) 你這個怎樣？好一點了嗎？

(秀文不答，含羞地低下頭，轉身從大門出。)

祥民 喂！(指著眼睛) 她這裏為什麼青腫起來？

永義 給她後母打傷的。

祥民 豈有此理，怎麼打到眼眶上去了？

永義 (牆壁上的照片) 你不懂，這女人很殘忍，她拿牛奶瓶來敲她的眼眶。

祥民 哦！這真太豈有此理了，難道你沒有阻止她嗎？

永義 昨天她打的時候，我剛好不在。其實阻止又有什麼用呢？她根本不聽你的。以

前，我勸過她好幾次，她反而罵我是在教訓她。她說她吃鹽比我吃米還要多。

祥民 到底是爲了什麼事，把人家打成這個樣子？

永義 根本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只要她心裏不高興，她就有很多藉口來打罵孩子。

譬如說，她一踏進門，假如秀文沒有上前叫她一聲，她就會罵個不停；有時，放

工回來，要是忘記泡一杯阿華田給她，少不了又是一巴掌。

祥民 你房東難道看見自己的骨肉被後母毒打，還做泥菩薩不開口嗎？

永義 還怕老婆的，他那裏敢開口。老實說，這傢伙也太沒出息，失業兩三年了，老是窩在家裏，又不出去找份工作，要靠老婆吃飯，那也難怪要怕她三分了。

祥民 實在太沒骨氣了。

（這時，祥民已經從後門回來，在廚房裏。）

莉菁聲 （不懷好意地）秀文，秀文，秀文，（昇停）彼得，彼得，彼得，彼得上那兒去了？

祥民 誰呀？

永義 是她，雌老虎回來了。

祥民 怎麼從後頭回來？

永義 走小路，比較近。

祥民 那我先走一步了。

永義 怎樣？怕她？

祥民 不不不，冤家聚頭，總不是好兆頭的。

永義 好吧，我不留你。

祥民 那我走了，不打擾，你還是寫你的大作吧！

水鏡 笑話，誰回來了，我那裏還能寫東西？

（水鏡送走祥民之後，進中房去。）

荆青聲 （壓高嗓子）秀文，秀文，都死光了？

（思山有點慌張，打從過道上，剛好秀文從大門拖着一大疊晒乾的衣服上。）

思山 秀文！秀文！

秀文 什麼事？爸爸。

思山 哎！你媽媽回來了，她叫了好幾次了，你快進去吧。

秀文 討厭！

（荆青從過道上，穿着護士制服。）

荆青 （聲色俱厲地）都死光了，都變成屍體了？

（李亞發從大門上。）

亞發 哦，迷西，你回來了？

（荆青睜他一眼，不響。）

亞發 我早上來過一次，你剛好不在。我是想來麻煩你，給我——

莉菁 什麼事？

亞發 咳！我的女人，那個，那個老毛病又發作了，我是想求你，再給我幾粒藥丸。

莉菁 沒有了，我這裏不是醫院。

亞發（很窘）我知道，不過，我們窮人家沒錢請醫生，我又要當護士，沒有時間到醫

院去久等，所以，我才想請你幫忙。

莉菁 一次半次不要緊，你常常來拿，我那裏有那麼多藥丸給你？（轉身入右房）秀文，

進來！

思山（見秀文請瑞）去，快去！

（秀文不動。）

莉菁 我叫你，聽見了沒有？

（秀文遲疑地才跨進房門，就聽得怕的一聲。）

莉菁 爲什麼叫你不聽？你比我還要大了？

秀文 我去收衣服，我沒聽見呀！

莉青聲 沒聽見，你還敢說沒聽見？彼得呢？我叫你看着他，你讓他跑到那裏去啦？

說！

秀文聲 他拿着一個球出去了。

莉青聲 誰叫你讓他出去的？啊？

（學兩拍拍的聲音，接着又轟轟地響，好像是秀文在極力掙扎着。）

莉青聲 你說，剛才爲什麼故意不拿雨傘到路口去等我？你是想叫我晒死嗎？啊？

（永義從後房上。）

永義 （向思山）到底是爲了什麼？

思山 誰曉得呢？

永義 難道你就永遠叫秀文讓她虐待嗎？

思山 哎！

亞發 （對思山）秀文也怪可憐的，你快去把她拉開吧！

思山 （躊躇地走到房門口，敲開門）好了，好了，你要把她打死是不是？

莉青聲 你跟我閉嘴。我打孩子要你來過問？（思山放下內簾，畏縮地退出）我打她你心

痛是不是？有本事你就自己賺錢來養她，我就不過關。現在，她吃我的，穿我的，我愛怎樣就怎樣，你管不着。

莉菁聲 說呀，爲什麼不說？（身子聽到腫脹的轟轟的聲響）我告訴你，我不怕你壞，我有辦法對付你。

（嘩嘩拍拍的聲響，秀文痛哭聲。）

（兩聲跟水鏡使個眼色，叫他進去解圍。）

（水鏡忍無可忍，衝進房去。）

莉菁聲 你進來幹什麼？

水鏡聲 我看不過眼。

莉菁聲 看不過眼你就滾出去！我的房間誰叫你進來？

（水鏡拉着秀文上，秀文一邊哭，一邊抹眼淚。莉菁跟着上。）

水鏡 哼！虧你做護士，你的心好殘忍！

莉菁 什麼？你說什麼？

水鏡 你這樣做，我們就是對付不了你，法律也會制裁你的。

莉菁 別在這兒說廢話，告訴你，不喜歡的話你就給我滾出去，少在我面前放屁。

永義 我要滾的，我老早就想滾了，你以為我還留戀這個地方？我天天聽你這樣嘔吐叫，我那兒還能讀書？秀文，你不必怕她，這些日子來，你的苦也受夠了。我現在帶你到羅利部去，你可以控告她虐待你。

思山 永義，你——

亞發 對的，帶她到羅利部去。

莉菁 羅利部是你爸爸開的？去你的！

亞發 （輕蔑的）不是我多嘴，我們做那行的知道得最清楚，你常常這樣虐待秀文，叫誰看了都生氣。我看你簡直沒有一點人性！

永義 我真不懂像你這樣的人也會做了迷西。

莉菁 我問你們，她是你們的什麼人？我們家裏的事誰叫你們來管？

永義 站在人道的立場，我們有責任來——

亞發 對的，站在人道的立場，我們應該——

莉菁 什麼人道不人道？我不喜歡聽你們的屁話。你們都跟我滾出去！要不然，要不然

我就打電話叫警察來，說你們到我的家來搗蛋。

永義 秀文，你現在就跟我走。（拉着他的手，欲出。）

思山 永義，永義，你不能這樣做呀！

利菁（對思山）你少開口，讓他去吧！哼，他真的敢這樣做，我就控告他拐帶良家婦女。

女。

亞發（對永義）讓我來吧，你把秀文交給我，我是不怕她控告的。我現在就帶她到廳

利部去，有什麼事，我一個人負責。

永義 也好。秀文，不要怕，你現在就先跟亞發哥去。

思山 秀文，秀文，你不能跟他去。

永義 秀文，你應該去！

亞發 我們走吧。

（思山跑上去，拉着秀文的手。）

思山 亞發哥，我有話跟你說。

秀文 爸爸，你讓我去，讓我去，這個家，我再也呆不下去了。（掙脫，哭泣着出。）

(思山拍出去。)

荆菁 好，你現在既然跟我反臉了，那我也用不着跟你客氣。你今天就給我搬出去，這個房間我自己要用。

永義 沒那麼容易，要驅逐房客也得事先通知。再說，我的房錢已經交到這個月底。

(群民慌慌張張上。)

群民 噢，不好了，趕快——

永義 什麼？

群民 路上有個小孩子給車撞倒了，頭部流了很多血，需要急救，趕快！

永義 哦？那怎麼辦？

群民 快，快，(對荆菁)妳，妳不是迷西嗎？趕快，救人要緊。

荆菁 你是什麼人？

群民 你別管我是什麼人，現在是救人的時候呀！

荆菁 你來找我幹什麼？我這裏又不是醫院！

群民 噢！你是迷西，救人是你的責任呀！

荆菁 笑話，難道你給汽車撞死了，我也要負責？

群民 哼，豈有此理，你這太……（想不出合適的話）太豈有此理了！

永義 你做迷西的，看到人家給車撞了，難道還袖手旁觀，不聞不問嗎？！

群民 （轉瞬，哀求）這孩子輪在路中間，滿身都是血。要送去醫院怕來不及了。你應該

去救他。你是迷西，你有藥品，你知道急救的方法，我求求你，救救這孩子的一條命吧！

荆菁 別說了，我沒有你們那麼閒空！

（永義在壁上醫藥箱取了一瓶藥水。）

荆菁 你幹什麼？

永義 我拿一瓶止血藥水。

荆菁 那是我的東西，你不要動。

永義 （不理）群民，我們趕快走。

群民 豈有此理，見死不救，以後你不得好死。

荆菁 都給我滾出去。強盜，流氓……

(水鏡和群民匆忙出，幾乎和迎面而來的穿著護士制服的明娟撞個滿懷。)

明娟 這樣匆匆忙忙的，到底是怎麼回事？

莉菁 你不懂，他們都是瘋子、流氓……。

明娟 怎麼回事？

莉菁 別說了，簡直把我氣死了。

明娟 (呆停) 哦，莉菁，今天怎麼還沒有放工你就先回了。

莉菁 昨晚搓了一夜的麻將，今天發倦死了。

明娟 你知道嗎？剛才院長找你。

莉菁 哦？有什麼事？

(明娟欲言又止。)

莉菁 說呀，到底是什麼事？

明娟 哎！說出來了，你會羅邊的。

莉菁 (急) 有話快說呀！

明娟 剛才院長對我說，有一些人聯名寫信給他，控告你虐待病人，要求院長開除你。

莉青 我虐待病人？（有點怕）院長說要開除我？

明娟 我也不大清楚，我看他會直接跟你談的。

莉青 哼！不幹也罷！（忽然從中來。）

明娟 哦，還有昨天你罰他，不給他吃的那個病人，剛才死了！

莉青 死了？

明娟 唔！莉青，我說你這樣做也太過份了。

莉青 什麼？你的意思是說我害死了他？

明娟 不，他的病勢很嚴重，我們知道他不會活多久的。但我們做護士的，不應該在他要死的時候，還給他加上按鐵這一層痛苦。

莉青 你不懂，他多野蠻，罵了我好幾句粗話。

明娟 你應該體諒到，一個人在生病的時候，由於精神上和肉體上都遭受到痛苦，脾氣往往是比較暴烈的。

莉青 哼，我不幹了！這工作只有受氣！

明娟 莉青，你不應該這樣說。我們做護士的工作雖然辛苦，但我們在精神上是最愉快

的。因爲每一天，我們都在救人。我們安慰那些生病的人，我們幫助那些痛苦的人解除痛苦。只要我們想到我們的工作，我們的責任，是在行善救人，這就足以使我們感到愉快了。

莉菁 我沒有你那麼好的脾氣，我知道這份工作是不適合我幹的。我在醫院做了幾年的護士，我對這工作只感到討厭。

明娟 我們醫院裏有些護士，經常給社會人士攻擊，說我們虧待病人，不能盡護士之責。我想這毛病就是因爲我們做護士的，對本身的工作不負責任。她們還不明白這種工作的崇高意義。她們只是爲了錢，爲了生活，才到醫院裏來服務，所以

（思山從通道上。）

思山（不知所措地）他眞的把秀文帶到福利部去了！

莉菁 別說了，我等着瞧，看他們敢對我怎樣？

明娟 秀文到福利部？那是爲什麼？

思山 咳！

（水義兩手捧着一個孩子從大門上，那孩子的頭部蓋着一塊布巾，布上染紅了鮮血！）

群民 這孩子，你留下來做個紀念吧！起先，我還不懂這孩子是誰，等到水義去了，我

莉菁 （同時地） 哎呀！

思山 （同時地） 哎呀！流血！

明娟 （同時地） 怎麼了？怎麼了？

莉菁 你不好把他送到我這兒來。送去醫院！送去醫院！

思山 是誰？流了那麼多的血！

明娟 到底怎麼回事？是不覺撞到的？趕快，趕快放下來。莉菁，你快把藥水拿來。

水義 （悲憤地將孩子平放在桌上） 不必了。他，他已經死了！

明娟 （同時地） 啊？

思山 （同時地） 死了？

莉菁 （同時地） 死了？

（群民圍過去，把球交給莉菁。）

群民

才知道，原來這個被車撞死了的，就是你自己的兒子！

菊香（同時地）啊！

思山（同時地）啊！

朝娟（同時地）啊！

（菊香與思山發狂般的衝上前去，拉開那條染着鮮血的布巾。）

菊香（號哭）彼得，彼得啊！（攬抱着屍體。）

思山完了，是誰，是誰把他撞死的？啊，我，我……。

朝娟他，他死得好慘啊！（流淚）

（菊香立不穩，歪歪斜斜地暈倒了。）

（思山與朝娟叫着她的名，把她扶住。）

祥民她，她暈過去了！

永義（自言自語似的）她暈過去了，那證明她疼愛自己的兒子。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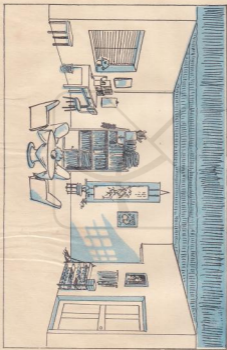
受到痛苦和死亡！

祥民假如她也能夠用愛自己的兒子的那份感情，去愛別人，去愛病人，那——

永載。我希望今天這個痛苦的教訓，可以當作她必修的新的課程！

（幕落）

（完稿於一九五七年。吧生。）



「別後」舞台設計

別後（續幕劇）

時間：此時。

地點：此地。

人物：李爲和，男，二十三歲，商行職員。

王業明，男，二十四歲，小學教員。

王業緣，女，二十一歲，醫院護士。

佈景：星洲信託局住宅區一座第三層樓的客廳。

舞台右邊有兩個大門。外門通外；裏門通房間及廚房等。

正壁有書櫥一座，壁上有畫圖。

左壁有個大窗。

舞台中央，圓幾桌一隻，矮藤椅幾張。

其他傢具有鞋架、茶桌等等。

暮色，黃昏的時候，夕陽西照。

烏和悶悶地坐着，心不在焉地翻着報紙。

葉綠披着一幅面孔，伏在窗邊。

顯然地，他倆是吵鬧過了。

烏和
怎樣？現在你不開口了？或許你認為沉默就是一種蔑視吧？可是我告訴你，真理是越辯越明的。沉默就是退却！

（葉綠依然伏在窗邊，把視線投向窗外。烏和無可奈何地加強了語氣。）

烏和
你別裝聾作啞，這個問題，關係我們的前途很大。我希望你能夠給我一個答覆，到底你能否接受我的建議？

葉綠（回轉身來）你這個建議，未免太苛求，太胡鬧了！

烏和
不苛求，也不胡鬧！我叫你辭去護士的職務，完全是爲了你的好處。

葉綠
你實在叫我猜不透！兩年前，一直鼓勵我去做護士的是你；兩年後，激烈反對我做護士的又是你！

爲和 道理很簡單。兩年前，我還幼稚；兩年後，我學得比較老成！當年我只認識到一點理論；目前，我對現實生活有了深一層的了解。

葉綠 可是你反對我做護士是沒有理由的！

爲和 誰說沒有？第一，工作太辛苦，會影響你的健康。第二，沒有自由，時間要受到

人家的限制。好像這次，我好不容易才得到幾天假期，辛辛苦苦地從吉隆坡趕了出來，本來想好好地跟你玩幾天，誰知道你每個晚上都守在醫院裏。到了白天，就昏昏沉沉，老是想睡覺。你這種生活簡直跟蠅蝠和貓頭鷹沒有兩樣！還有，第三，我討厭看到你老是像一隻哈吧狗那樣，時時刻刻都跟在醫生的後頭。他走到東來你就跟到東，他跑到西去你又跑到西。這樣形影不離地叫我看了難堪。

葉綠 這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你又何必——

爲和 合作？說得是，多少醫生的太太當初做護士的時候，還不是美其名曰合作？可是到頭來呢？

葉綠 好了好了，你別越說越無聊了！

爲和 並不無聊，我現在是說中了要害。不過我會明白，禿子總是怕人家掀帽的！這個

我們可以暫且不談。現在，言歸正傳。我叫你辭去護士的工作，想把你介紹到我們的公司去服務，這難道會有什麼錯誤？

葉綠 我已經說過了：我喜歡護士的工作，因為它是清高神聖的！我認為這份工作總比到吉隆坡去做一名女秘書要好得多！

馮和 這只是你的淺見，我並不以為然！或許你有一個錯誤的觀念，因為在許多電影上，那些做經理的總是喜歡追求女秘書的！可是我可以向你保證：這類事情，將不可能在我們的公司裏發生。因為，因為那位經理，就是我的父親！他老人家素來德高望重，譽滿南洋，是個十足的正人君子，這個，你儘可以放心！

葉綠 我不管那位經理是誰？我只認為你不應該叫我放棄一份我所喜歡的工作，去接受一份我不喜歡的職業！

馮和 我不知道你是怎樣的？在我這方面，我總希望我們能夠生活在一起！

葉綠 我也是這麼想。可是上次我哥哥辛辛苦苦地替你找到了一份在鄉村教書的職位，叫你出來你又不肯？

馮和 這是不可能的呀！一來，我們自己的公司需要人手；二來，我是在都市生活慣了

的，叫我到鄉村去給蚊子咬，我那裏受得了呢？

葉綠 我現在的情形就跟你差不多。我在星加坡住慣了，在這裏，我有很多朋友，你叫我到吉隆坡去，我也會不慣的！

爲和 有我在，你還怕什麼呢？俗語說得好：朋友滿天下，知己只一個。有了一個知己，雖死也無憾了！你又何必整天周旋在這一堆朋友之間呢？

（敲門聲。）

（葉綠上前開門。）

葉綠 噢，老吳，進來呀！

男聲 （在門外）不不不，我很忙，就要走了。爲和呢？

（爲和應聲，在門邊。）

爲和 怎樣，整理好了嗎？

男聲 一切弄妥了，等下你上樓去，把行李拿下來。

爲和 OKAY!

男聲 時間差不多了，不好再耽擱！我先到火車站買票！

爲和 好好好，我就來了。

（爲和順手把門關上。）

葉綠 爲什麼不請他進來坐坐？

爲和 坐坐？何必多此一舉呢？總之，我不會製造機會給你就是了！

葉綠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爲和 你心裏有數，自個兒明白。

葉綠 哦！我現在才明白，原來你叫我到吉隆坡去，是想調虎離山，反對我在星加坡交

朋友！

爲和 你要交朋友，我不反對。不過，我總覺得，現在的你，跟兩年前的你已經畧有不同。兩年前，當我們都在學校裏唸書的時候，你還……說得庸俗一點，你還「名花無主」。可是現在呢，你我之間，「大勢已定」。所以，我覺得你現在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要思維再三，總不能像以前那樣無拘無束！

葉綠 我一踏來所做的事情都很謹慎，並沒有什麼對不起自己的地方。不相信的話，你可以問我的哥哥！

爲和 你的哥哥在思想和作風上，都跟我有一段距離。若實說，我跟他是有點格格不入的。他自命不凡，總認爲我跟不上時代！只有他才是時代的先鋒。

葉綠 並不是我想吹牛，我的哥哥在各方面都比你強得多。

爲和 那是你的淺見，我並不以爲然。其實，空喊口號又有什麼用呢？西洋有句諺語說得好：鼓是空的，所以才敲得響！

葉綠 我才不認爲那是空喊口號。他富有正義感，只要他認爲是對的，他就幹！

爲和 法國的大文豪，羅曼羅蘭曾經說過：有些青年人，以爲空想一番，吶喊幾聲，就可以改造世界，他們好比那些窺伺待發的狗，常常捕風捉影的狂吠。

葉綠 即使是狂吠，有時也會把那些做賊心虛的人，嚇得心驚胆跳的！

爲和 （取烟，燃上）咳！現在的青年，多數都犯上了可怕的幼稚病。他們不想腳踏實地，總喜歡空喊口號，學時髦。這些沒有本事的人，總有一天會爬得高，跌得痛的！

葉綠 可是現在也有不少青年，他們不求上進，懦弱，無能，甘心作井底蛙，每天只會「坐井觀天」。這般可憐蟲，就因爲恐怕跌得痛，所以永遠也不能享受到爬得

高，望得遠的樂趣。

爲和（有點躊躇，苦笑）：「哼哼！你這句話好像有點影射的作用，你到底指的是誰呀？」

葉綠：「這個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爲和：「豈有此理！其實這只是你的淺見，我並不以爲然！」

葉綠：「不以爲然？我跟你呀，出來社會混了兩年就完全變了。」

爲和：「變了？哼！笑話，老實說，我不會天變、地變、人變、物變，而我自己嘛，總是

以不變應萬變！」

葉綠：「你說你沒有變？」

爲和：「我又不是變形蟲，「何變之有」？人家會看風轉舵，搖身一變，而我總是正道直

行，不被左右。在以前，我是如此！在目前，我仍舊一樣，在將來，我還是依然

故我！」

葉綠：「在以前，你不會抽煙，現在你煙不離手；在以前，你不會跳舞，現在你常上舞

廳。這些，難道不足以證明你變了嗎？」

爲和：「你別着急，請聽我道來：我抽煙，那是爲了禮貌。在商場上應酬，敬人家一根

煙，或是接受人家一杯茶，都是爲了表示親善客氣。商場上有個秘訣，就是禮多人不怪。假如你懂得了這個道理，談起生意來就順利得多！至於跳舞，也是爲了應酬。我現在在公司裏担任的是外交職務，專門搞聯絡的工作。碰上了些洋朋友，不得不跟他們去跳兩跳。要不然，他們就會覺得我跟他們格格不入，談起話來自然不會投機！這樣，在生意上着想就絕非善策！

葉綠 誰不知道你是在找藉口，想自圓其說。告訴你，我討厭你這樣做！
爲和 你討厭我這樣做，那是因爲你對商場上的了解太淺薄。難怪難怪，我會原諒你的！

葉綠 (呀笑齒非) 我更討厭你這油腔滑調。你簡直愈來愈輕浮了！
爲和 這只是你的淺見，我並不以爲然！(突然想起) 噢，你忘了，兩年前，在一個涼風習習的晚上，我們在海濱散步的時候，你曾經說過什麼話？

葉綠 我說過什麼？

爲和 你不是曾經低着頭，羞人答答地讀過我端莊有爲，老成持重嗎？

葉綠 (羞慚) 別說了！胡鬧！

爲和 假如這麼說會胡鬧，那當時說這些話的人才真的胡鬧呢！

葉綠 (一本正經地) 老實說，在當時我是這麼瞭解的。但現在我覺得我的觀察是錯誤了！你的缺點已經漸漸地暴露出來。我從你的談吐、你的舉動上就可以看出你跟以前大不相同！告訴你，不要以爲你這樣滑頭滑腦，我會輕易地跟你到吉隆坡去！你休想！

爲和 我也告訴你，不要以爲你留在星加坡，整天跟那些老搭檔唱呀，跳呀，就會唱出一個春天來！你夢想！

葉綠 喂！我即使是糊塗地答應你，我的哥哥也會反對的！

爲和 你哥哥是什麼東西？他只知道反對這個反對那個！好像他是專門爲了反對而來到我們這個世界的！（暴作）對了！這條伙老半天看不到他的影子，到底上那兒去了！

葉綠 他參加志願工作隊，去建設勞動公園。

爲和 哈！他又在耍新花樣了！

葉綠 怎樣？你認爲他這樣做不對嗎？

爲和 不是說不對，我只是懷疑：像他這樣一個白面書生，到底能做些什麼呢？真的，

他懶不勤？輕的，他也是一樣挑不起。充其量嘛，只能拾幾塊小石頭，喝掉人家幾瓶汽水吧了！不過我會了解他的動機的！大凡一些搖筆桿的人很多犯上他的毛病。不信你等著瞧！今晚他回來了不是又可以寫篇文章去發表？這樣不但可以撈一筆稿費，而且還可以自命不凡，說是站在青年隊伍的最前線呢！

葉綠 他雖然幫不了大忙，可是他有這種熱情，有這種勇氣跑到陽光底下參加建設的行列，總比你這種躲在舞廳裏醉生夢死的人要好得多。

爲和 哦，空喊口號有什麼用呢？羅馬不是一天可以造成的！

葉綠 就因爲羅馬不是一天可以造成的，所以我們應該號召更多的人來參加建設的行列。假如每個人都像你這樣坐享其成，那麼，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功的！

爲和 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環境，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崗位，這個社會是個無比複雜的團體，不要以爲只有你們才能創造世界！

（葉明在門外呼着小調。葉綠與爲和各自望着圓孔，不著聲。）

葉明 （滿身黃塵，面露倦容，但精神上顯得很愉快地唱着歌）……爲了建設齊努力，絕不逃

邊，站在青年隊伍最前線！

葉明（推門進，抬頭一望）噢？你們都在？好極了！好極了！（察覺他們神色不對）怎樣？又鬧翻了？

（爲和與葉明各自低頭不理。）

葉明（自言自語似的）怪了！今天這屋子裏怎麼這樣沉悶？大概是狂風暴雨即將到來了吧！（望着窗外）老天也居然愁眉苦臉起來了，等一下，雷公與雷婆說不定又要打架了！

爲和 根據生物學家的解釋，人呼出來的是二氧化碳，吸進去的是氧氣。今天，你們這小天地多了我一個人的存在，可能你會感到缺少了一點氧氣，所以才覺得沉悶。不過，你放心，今晚上，我就要走的！

葉明 你別瞎猜，我沒有這個含意！我指的是氧氣，跟你的氧氣沒有關係！說真的你今晚就要走？

爲和 不走還留在這兒幹什麼呢？在你老兄的面前，我顯得更渺小了！

葉明 咱們談正經的。我覺得你應該回到我們這裏來。在以前，你不是一樣地熱情嗎？

但是現在你走進了商場，免不了會染上一些商人的氣質。今天我去參加了勞動隊伍，使我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啓示：我覺得人類的團結與合作的精神實在太可貴！工廠上那種不分老少，同爲建設國家而努力的熱情，太使我感動了！

（爲和聽得不耐煩，已在伸懶腰，打呵欠。葉明看到了就轉換話題。）

葉明（對葉綠）葉綠，剛才我碰到老陳，他說今晚學校的聯歡會要提早舉行，叫你早點去幫忙！

葉綠 我知道！

（爲和好像不注意他們的談話，懶洋洋地站了起來。）

爲和 時候不早了，我得上去把行李拿下來，我一下子就會回來。葉綠，你等着我。我那件事還沒有解決，我得再跟你談談。

（葉明與葉綠目送爲和出門。）

葉明 怎樣？你們又吵架了？

葉綠 他強調奪理，我聽了就討厭。剛才他又老調重彈，要我辭去護士的工作，跟他到吉隆坡去！

葉明 做護士是一門很有意義的工作，有很多女的想做都沒有機會。你假如把它辭了，不是太可惜了嗎？

葉綠 我也是這麼說呀！

葉明 爲和也未免太豈有此理了，他自己離開我們的團體生活，就想把你拉去搞小圈子。

葉綠 我不會那麼傻跟他去的！他現在的思想行爲跟以前大不相同。我愈看愈失望！人總是如此，過慣了孤獨生活，對團體生活就會反感。爲和在商場上混了兩年，他的生活環境和所接觸到的事物都與我們的截然不同。現在回到了我們這裏來，對我們的作風，自然會看不順眼哪！

葉綠 可是他總得要明辨是非呀！

葉明 有不少人都犯上了這樣的毛病。在戀愛之前，他可以表現得很慷慨大方，但是到處理自身的戀愛問題時，就難免要露出自私的缺點。爲和就是如此。他的這種心情，我們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你不要太心急，最好能耐心地勸勸他！

葉綠 他現在學到了一套狡辯的功夫，我實在說不過他！

葉明 別忘了這是你應盡的責任！等下我也會跟他談談的！（看錶）時候不早了，你還是早點準備吧！

葉綠 好的，我去換件衣服！（轉身欲走。）

葉明 你那些台詞都背熟了嗎？

葉綠 差不多了，我等下再看看就行了！（入內。）

（葉明從桌上放下毛巾來擦汗，喝了兩大杯茶，然後懶洋洋地坐上圍口，望着窗下的景
象。）

（葉明拿着皮包進。）

葉明 （回過頭，從圍口下來）我看你來如春風，去若閃電，來去匆匆了！怎樣，多住幾天不行嗎？

葉明 不行呀！一來我喜歡乾脆，說走就走；二來，生意要緊，我實在是不能久留。

葉明 多住一天無所謂吧！這幾晚有很多文娛活動，看了才走！

（葉明換了衣箱出來。）

葉明 （一見，表示驚奇）怪了，我才幾分鐘不見你，你就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了！

葉緣 我要去參加聯歡會！

楊和

什麼？又要參加聯歡會？其實有什麼值得聯歡的？我這次從吉隆坡出來，已經給你搞得肚子中暈了，又從何歡起呢？再說，這世界上苦難的人多着呢！你們又不去跟他們聯一聯？你們只曉得自己一堆人在那裏歡來歡去，這未免太豈有此理了！

葉明

你這樣說未免太片面了！他們這次的聯歡會就是專門爲了歡慰當地的居民而舉行的！要知道有許多窮苦的人沒有機會到戲院去看戲，這種聯歡會的舉行，可以讓他們有機會欣賞到一些節目的演出。

楊和

哦！原來如此！（對葉緣）但我覺得新加坡人才濟濟，比你強的大有人在，你又何必凡事都要打前鋒呢？古代的聖賢告訴我們：做事情應該謙讓！別人比我們強的，我們就應該讓賢！

葉明

這種事情是需要分工合作的！越多人來幫忙就越好！

楊和

好是好，可是我今天有非常要緊的事跟她說。（對葉緣）你要聯歡，還是改天才去參加吧！

葉綠 不行呀！我是一個獨幕劇的主角，假如我沒有去，他們就不能演出了！

葉明 我們不好因為個人的事，而影響到大家。

爲和 什麼主角不主角？其實，那些寫劇本的人都是騙人的。你又何必上他們的當呢？

他叫你哭，你就要流眼淚，他叫你怒，你就要拍桌子。哎！我們好好的一個人，

又何必跑到台上去裝腔作勢呢？

葉明 好了，閒話不必多說。我看還是這樣吧！她今晚的工作很重要，非去不可，你有

什麼話，就對我談吧！

爲和 你老兄是明白人，又何必開這個玩笑呢？她是她，你是你，兩人又怎麼可以混爲

一談呢？

（突然，樓下傳來響聲。）

女高音 葉綠！葉綠！

（葉綠轉身走向窗口，爲和推前一步。）

爲和 （向下搖手，有點不甘願似的，提高嗓子）不在！不在！她出去了！

葉綠（豈有此理，誰叫你撒謊？）

爲和 你今晚實在去不得！你不想想，我難得有個機會出來星加坡，難道你就不能陪我多談幾個鐘頭嗎？

葉緣 你這簡直太不講理了！

（樓下時聲又起。）

男女聲混合 （拍手）王葉緣，快點下來！王葉緣，快點下來！

（葉緣跑到窗口，向下招手。）

葉緣 喂，來了！來了！

男女聲混合 喂！王葉緣，快快下來！

葉明 葉緣，他們既然在等你了，你就先去吧！

爲和 這這這，你老兄又何必越俎代庖呢？

（葉緣走到門口穿鞋。）

爲和 （着急）葉緣，你難道真的想公然反抗我的意思，你真的有胆量造反嗎？

葉緣 告訴你，我做事情是要負責任的。我非去不可！你別再自我陶醉了，什麼你我之間，大勢已定！假如你的這種自私自利的思想，這種野蠻無理的作風還不改正的

爲和 謝謝你老兄的指教。（站起來提皮包）時候不早，我得趕到火車站去了！

葉明 那你等我一下，我到車站去送你！我還有很多話要跟你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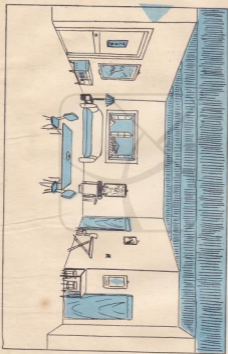
爲和 不敢勞駕！反正咱們後會有期。（自言自語似的走向大門）後會有期！

葉明 （追上）爲和！爲和！你等一等呀！

（幕急落）

（實攝於一九六〇年。星洲。）

「樓上人家」舞台設計



樓上人家（弱基劇）

時間：一九五七年某月某日。

地點：新加坡。

人物：孫文寶 男，四十歲，小報編輯。

羅星春 男，廿五歲，文寶助手。

丁尚初 男，廿三歲，失業高中畢業生。

石可攻 男，廿四歲，尚初摯友。

江起波 男，卅五歲，礦廠工友。

徐秀雲 女，廿八歲，起波之妻。

鄭金娘 女，四十歲，女房東。

探長 一名。

探員 三名。

佈景：一個中等人家的客廳。

左邊一道大門通樓下。門邊安置自動電唱機一架。壁上掛着大幅美術畫。

正壁靠左有個大窗，對面匾字明晰可見。窗下置長沙發一張。

正壁靠右是兩間房門。通廚房的牆壁設在右邊台前。前房房門開向客廳，次房房門開向邊道。一張長桌幾隻木椅靠在台前的房門邊，桌上放着茶几。

舞台中央有一張四方藤椅桌及椅子數張。

除此之外，壁上尚有一些「出入平安」之類的紅紙及日曆、時鐘、書架、衣架等。

幕起：一個悶熱的午後，羅星春伏在圓桌上，一邊抽煙一邊寫稿。丁尚初抹着汗，從前門進來，星

春獨筆——

星春 喂，老丁，你怎樣這樣早回來？

尚初 哎，別提了，又是一鼻子灰！

星春 怎麼，沒希望了嗎？

尚初 怕多累少，我想再呆下去也是白費時間，所以先溜了出來。

星春 你是說，自動放棄？

尚初 不放棄也得放棄。你想，那家公司想聘請三位管理員，結果應徵的共有五百多人，而且口試的時候，還得用英語回答，這叫我怎麼招架得來？（暫停）算了。

（尚初正準備移步。）

星春 那麼，「文陣」的稿你發下去排了嗎？

尚初 說來話長，准証到今天還沒有拿到，印刷廠老板的那幅貓相，叫我看了就氣煞，他說，准証沒拿到，他不能先排版。即使拿到了，也得先交一半的印刷費。這叫我上那兒去找錢？

星春 那我們就等一兩天再說吧！

尚初 對了，你上次跟我們拿了兩百塊去跑門路，爲甚麼到現在還沒有一點消息？

星春 不瞞你說，裏頭部門複雜，總需要花費一些時間。

尚初 這麼說來，我們只好等了。

星春 我看你也不要心急，再等幾天看看吧！

尚初 哎！

(尚初移步，星春趨前。)

星春 喂，老丁，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尚初 甚麼事。

星春 你們那篇攻擊孫文寶的稿，是否可以設法抽掉？

尚初 哦？你倒同情起稿來了？

星春 不。我的意思是說，你們跟文寶住在一起，大家有話可以當面談，總不需要去勞

駕那根筆。

尚初 老羅，你別忘了，你現在幫忙文寶搞黃色小報，本來就不是光榮的事。再說——

星春 (打斷) 喂喂，我當時做這份工作，你並不反對。

尚初 你當時被生活所迫，走投無路，所以我贊同你暫時幹這份工作。但你別忘了，你

當時告訴我，你只替他們寫新聞和校對，我並沒有贊同你去跟文寶胡作亂為。現

在聽你的口氣，好像你已經跟他同流合污了！

星春 哪，這就是你不了解我的地方。我剛才那番話的用意，不過是希望你們不要引起

正面衝突。俗語說「遠親不如近鄰」，有甚麼過不去的地方，應該大事化小事，

小事化無事。

尚初 難道你認爲他目前這種玩弄女性，靠着一份小報去敲詐頭家，勒索歌女，舞女的行爲，我們不應該給他迎頭痛擊嗎？

星春 你要給他迎頭痛擊，我不反對。不過你要知道，打不着的空拳會傷到了自己的關節。他現在勢力不小，只要肯花三五百塊錢，你們走在路頭路尾都不會有安全的感覺。所以，我們想在社會混，做人應該「現實」一點。

尚初 哦？你現在簡直變成了孫文賓的代言人。告訴你，對這個混蛋，我們是不會妥協的。

星春 我說呀，你現在完全受到了石可攻這個傢伙的擺佈。

尚初 請不要把我看得太簡單，難道你認爲我沒有主張，沒有立場嗎？

星春 可是你別以爲石可攻的話，每一句都是對的。他這個傢伙就是犯上了嚴重的幼稚病。哼，今天反對這個，明天反對那個，一開口就喊打喊殺地，總有一天……

他會跑到禪宜去吃咖哩飯！

尚初 好了，好了，他吃咖哩飯，你吃山珍海味，大家都還是一樣地過活。我想提醒你

星春 喂喂，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的是，不要讓一時的貪小便宜，把你當年在學校的光榮記錄一筆勾消！

（尚初已步向場道，他從褲袋掏出一卷稿來，扔在桌上，然後坐下，整理稿件。）

（後房傳來聲响。）

（星春坐下，心不在焉地提起筆來。）

起波聲 秀雲，秀雲，（提高）秀雲呀！

（起波步出過道，他行容憔悴，面色蒼白，左腳微跛。）

起波 哦，尚初，你知道秀雲上那兒去嗎？

尚初 你太太嘛？我不知道呀，我剛才要出去的時候，她還在廚房裏！

起波 哎，我一回來就沒看到她的影子。自從小青死了以後，她連開水也懶得泡了，我

每次回來拿起茶壺總是空的。

（尚初拿起茶壺倒開水，起波坐下。）

尚初 哪，你喝了吧，我想，她是出去買東西吧！

起波 哎，家裏的東西當的當，賣的賣，那兒有錢去買東西呢？

尙初 秀雲也怪辛苦，自從你的脚折傷了以後，她就跟人家洗衣服來幫忙家計，而且一句怨言也沒有。老實說你也別怪她，有這樣的一個妻子，你總算……

起波 (打斷她) 是我不好，我知道，是我害了她。你看，孩子病了，沒錢請醫生，我們只好眼睜睜地看着他……看着他死去！

尙初 過去的事，別再提了，反正你還年青。

起波 是呀，我還年青，我還可以幹！(提高嗓子) 可是，可是我這條腿是不中用了。

尙初 你跟火鋸廠的老板交涉得怎樣了？

起波 哼，太可惡了！你想，我在那家火鋸廠做了十年的工，那一天一不小心壓傷了的脚，他只扔了兩個月的薪水給我。我要拿保險金，他硬說沒有，他媽的！我現在是殘廢了，你說我還能幹甚麼？

(是我不時嘆氣聲。)

尙初 你別聽透了，粗工作雖然做不了，可以找一些輕工來做！

起波 誰還要我這跛脚的人呢？(暫停) 我常常在想，我活在這個世間還有甚麼用處呢？

尙初 你別這麼說了，起波，這年頭大家都是苦的，可是，我們不應該消沉下去，這世

間不知有多少人跟我們遭受同樣的不幸。我們應該為爭取一個美好的將來而繼續堅持下去！

細波 是呀，堅持！當我像你這樣年青的時候，我也是這麼想。可是，可是我們總得要吃飯呀。

尚初 唉，我現在也沒有能力可以幫助你。你看我畢業快兩年了，還找不到一份固定的職業。

細波 (起身) 別談這些吧，我要出去一下。

(尚初從袋子裏掏出幾塊錢來。)

尚初 (叫住) 細波，這幾塊錢你拿去吧。

細波 哦，哦，不行，不行。我上次借了你二十塊還沒有還你，這，這，不行。

尚初 (塞着細波衣袋。) 拿去吧！

細波 這真的不行呀，我不能這樣做。

尚初 別跟我客氣了，細波，我現在雖然沒有工作，但我還可以寫點稿，教幾個小孩子讀書，要找一些零用錢是不難的，拿去吧。

起波 咳，這，怎麼好意思呢？

（尚初把起波推走。）

尚初 （雖然想起） 喂，起波，你別再去喝酒了。

起波 哦，哦。（從大門出。）

（女房東來金嫂裏鬼鬼祟祟從過道觀看金嫂上。）

金嫂 喂，尚初，起波出去了？

尚初 喂，金嫂，秀雲上那兒去呢？

金嫂 她出去找工作了。

尚初 找工作，甚麼工作？

金嫂 咳，那份工作倒不是怎麼好的，不過，有甚麼辦法呢？起波傷了腿不能去做事，

家裏沒有入息，這樣拖下去總不行呀！

尚初 金嫂，到底是什麼工作？

金嫂 （難以啓口）……………

尚初 你說呀，金嫂！

金嫂 她，她去「做吧」。

向初 甚麼「做吧」？

金嫂 哎呀，你還不懂嗎？就是做酒吧女郎呀！

向初 酒吧女郎？

（星春本來側耳細聽，至此趨前一步。）

金嫂 是呀！

向初 哎，金嫂，我說你也太糊塗了，怎麼好介紹她去這種工作？

金嫂 喂！向初你可別亂說，這可不是我介紹的。

向初 那到底是誰介紹她去的？

金嫂 哪，就是前房那個孫文寅呀。

向初 孫文寅？哎，糊塗，糊塗。

金嫂 你說甚麼糊塗？

向初 孫文寅這個混賬的傢伙，你以為他會懂好意的？不行，不行，我去告訴起波。

（星春立刻回房候位。）

可攻 我來了老半天了，等得不耐煩，就躺下去睡個覺。（坐停）怎樣，稿子登了沒有？
尚初 准証都還沒有拿到，怎麼發稿？

可攻 我說那兩百塊一定給羅星春拿去吃掉了。

尚初 （忽然想起，要稿件）對了，星春那篇論文怎麼不見了？

可攻 是我把他抽掉的。

尚初 抽掉，爲甚麼？

可攻 我覺得他根本不配寫這種文章。你想他暗地裏跟孫文賓這混賬搞在一起，做他的爪牙，做他的幫兇，整天在頤家，歌女和舞女身上打主意，但是寫起文章却大言不慚地高談現代青年應有的任務。哼，這傢伙，根本就是偽裝進步。

尚初 我承認星春是變了。但我想他還不致於像你想象的那麼糟。

可攻 哦，你還認爲他是好東西？

尚初 我是說，他還不敢壞到這個地步。

可攻 好，你既然不相信，那就等着瞧吧。（轉身打算離開。）

尚初 喂，你幹嗎？

可攻 我把證據拿出來。

(可攻邊翻內，把一架錄音機搬了出來，放在桌上。)

尚初 這是怎麼搞的！

可攻 別忙，好戲就在後頭。(一邊接電頭一邊說)告訴你，今早我來，你不在，我就在你牀上躺了下來。過了不久，孫文賓和羅貝春這一對活寶從外頭回來，在牀子裏滔滔不絕地大談女人，我因為手癢，就開了錄音機，把他們的話，一句一句的地錄了起來，以便供你老兄欣賞。

尚初 哦！你這樣仗算是鬼計多端！

可攻 (扭動錄音機)精彩的節目現在開始，你請坐！

(一陣奸滑的笑聲從機聲中傳出。)

文賓聲 所以我說嘛，靠着我們這銷路三萬份的小報，有那個歌女和舞女不給我們揩過油的？哈哈……

羅貝聲 可是假如有人不給你揩油，你怎辦呢？

文賓聲 這是不可能的呀，老弟。這些出來跑碼頭的女人，有誰放得開我們？她們假如

不識抬舉的話，靠着這枝筆，我們有辦法使她遠處萬年。

星春聲 這麼說來，你老兄可真享盡了人世間的豔福了，哈哈……

文賓聲 哦，今天下午的事，可別忘了。

星春聲 我看今天這件事不好辦，那個姓李的王八看來很硬，萬一他去報警，那我不是白白去送死？

文賓聲 哦，原來你是怕被抓？告訴你，老弟，我孫文實有胆量做多大的事情，就有多大的辦法。再說李安祥在社會上是有名譽有地位的人，假如他真的不給，那我們把他的臭空頭轟出去，這名譽上的損失，總比一千五百來得大吧？哈哈……

（孫文實從大門進來，他聽到聲音，一怔，接着就偷偷摸摸地走到牆角去偷聽。）

文賓聲 （暫停） 哦，（開抽屜聲）你看，這張照片，怎樣？滿意嗎？

星春聲 這女人是誰呀？

文賓聲 這是上等貨，剛從香港過來的。老弟，只要你今天的事情辦理妥當，我決定酬

愛，把她的錢賞給你，怎樣？

星卷聲 這小妮子可真不錯，你看她曲線玲瓏，嫵媚風騷，假馬丁卡露不分上下。

（一陣混台的笑聲。）

可攻 （將錄音帶掛住）好了，這已經夠了，這兩個活寶貝的人格，你會更清楚了吧？

（孫文裏面進房去。）

尚初 夠了，夠了，這實在是卑鄙下流！

可攻 告訴你，孫文賓給我抓到了這個把柄，我是有辦法對付他的。

尚初 哦，你要怎樣對付你這個姐夫呢？

可攻 姐夫，哼，只要我想起我姐姐臨死前的那一番痛苦的掙扎，我就對這狗東西恨入

骨髓。那個時候，我的姐姐難產。醫生老是搖頭說沒有希望了！我跑去夜總會找

孫文賓，我把他的房門推開的時候，你想，我看到了甚麼？哼，孫文賓這狼心狗

肺的東西，他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抱着一個女人在親嘴。我一見氣煞了，上前去

猛力地拉着他要走，冷不提防他飛來了一隻狗腿，我一氣之下，把桌子推翻

了，順手抓起了酒杯向他扔了過去。一轉身我就跑了出來。可是，當我趕回醫院

的時候，我聽到房裏傳來了一陣哭聲。老丁，你說，對這樣一個混蛋，我能寬恕他嗎？

尚初 對這種傢伙，我們一定要給他一個迎頭痛擊！

（孫文賓從房門探頭出來，剛好星春吃飽回來。）

星春 噢，老孫——

（文賓聽了一聲走出來，招手叫星春過去，然後兩人交頭接耳，指手劃腳密談一陣。）

（可攻與尚初已發覺星春進來，兩人做做手勢，可攻開始收線。）

（星春這時已良好對策，於是嘻皮笑臉地，走到過道，可攻與尚初裝做沒有看見。）

星春 嘻嘻，你們兩個都在，那好極了！噢，我剛才在咖啡店喝茶的時候，碰到老王，他說申請准証的事，已經有新的發展，叫你們趕快下去，他有要緊的事跟你們談談。

（尚初與可攻帶着懷疑的眼光相視一下。）

星春 喂，你們快去吧！他在下面等着呢！

可攻 老丁，你去吧，我留在這邊。

星春 喂，他叫你也一齊去呀！

可攻 不必了，老丁，你去就夠了。

星春 不不，你不知道，你也去，大家可以集思廣益，有甚麼事，總比較容易解決。

可攻 我說不去就不去。（整理錄音機。）

尚初 我們去吧。

（星春沒有辦法，走了幾步又停下。）

星春 （對可攻）哦，對了，你看我這個人多麼健忘！早上你那個工會的女朋友到這裏

來找你，他叫我通知你馬上到她的家去一聽。我看她神色緊張，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喂，你應趕快去呀！

可攻 你少廢話！我早上比你早到這裏！

星春 喂，你看你這個人，我是一片好心，你要聽就聽，不聽就罷。（對尚初）走！我們走吧！

（兩人出大門。）

（文雪看到可攻不去，焦急的來回踱步，接着就啼啼哭哭地走過去。）

文寶 噢，小舅，你今天也在這兒？

可攻 甚麼小舅不小舅，你還配做我的姐夫？

文寶 你看，年禮人總是火氣大一點，其實嘛，當我跟你同樣年紀的時候，也是如此的，嘻嘻。

可攻 你到這有何貴幹？

文寶 貴幹是沒有，不過我們也難得有個機會碰在一起談談。現在，有這機會，我……談甚麼？到底是談歌女和舞女，還是談勒索和敲詐？

文寶 哎？這話又從何說起呢。其實，咱們河水不犯井水。你搞你的工會，我搞我的小報，彼此也沒有甚麼過不去的地方。

可攻 誰跟你過不去？

文寶 既然沒有過不去的地方那就好。其實，我們都是自己人。有甚麼誤會，應該開誠佈公地談談——

可攻 你到這想談甚麼？別再跟我兜圈子了。

文寶 嘻嘻。（事件）哪，你這個錄音機不是就在跟我開玩笑嘛？（推倒。）

可攻 怎麼會開玩笑呢？它不是反映了這個社會卑鄙醜惡的一面嗎？

文賓 唔唔，我的意思是，你最好把這個錄音帶交給我，我再買卷新的還你。（動手取

錄音帶。）

可攻 （趨前，壓住他的手）放手，你不能拿！

（文賓掙脫，轉身就走，可攻趕上，一手抓住他的衣領，兩人爭來爭去，終為可攻取得。）

文賓 哼，好小子，我問你，你拿着這卷錄音帶打算怎樣？

可攻 我打算怎樣，關你屁事？

文賓 告訴你，你別太天真，現在還不是你放屁的時候，你想給你老哥添麻煩，我有辦

法收拾你。（扔下棍棒，轉身走向窗內。）

（向初與星春說着話走過。）

向初 這真太豈有此理，明明沒有人，你叫我白跑了一趟。

星春 哎，剛才他明明在咖啡廳裏嘛。（走向文賓。）

可攻 別聽他瞎說了，我早就看穿他們的陰謀，是想用調虎離山之計，來奪取這個錄音

帶的。

尚初 真太豈有此理！（對星春）原來你還會要這種手段！

（文寶與星春又在交頭接耳。）

（女房東自堂回家，走向文寶。）

金嫂 那件事情辦好了沒有？

文寶 （不耐煩）辦好了，你少廢話。

金嫂 噢，你這個人到底怎麼哩？

文寶 你少來囉其囉嘛好不好？

金嫂 你今天太奇怪了，你是介紹人，我問一句都不可以？

文寶 我現在沒有心情跟你聊，你可以走了吧！

金嫂 走，走就走，哼！

文寶 （叫住）喂，你等一等。

金嫂 （轉身）喂，喂，你喂什麼？

文寶 （從衣袋拿出錢來）喲，這是我的房租，告訴你，我今天要繳了！

金嫂 （接過錢）要繳，今天幾今天才說，你知道不知道租房間的規矩？

文賓 什麼規矩不規矩，我又沒欠你的房錢。

金嫂 好吧，你要幾就幾早搬，要不然，今天帶來一個舞女，明天帶來一個歌女，跳舞
哦，搖麻將哦，告訴你，我的家不是娼寮。

文賓 你還不滾，你！

金嫂 滾滾滾，你要滾就自己滾，這房間是我的，呸！（轉身就走。）

文賓 他媽的！

星春 算了，算了，君子不與女人計較。怎麼，你真的要搬？

文賓 等下記得跟我叫輛德士。

星春 這到底是爲什麼？

文賓 你少問！

（金初與可在他們的談話時，已把錢包擱在房間。當金嫂走過時，金初探出頭來。）

金初 怎樣？他要搬？

金嫂 （憤憤地）要搬，不是幾兩，我們也可消解些。（走進廚房。）

文賓 唉，時間差不多了，你去吧。（抽出一張卡片交給星春，在窗邊指著窗外）那，在這

個地方拿錢。

星春 好，我去。（轉身欲走，戴上黑眼鏡。）

文賓 哦，當心賊，見機行事！

星春 我知道。

（星春走到門口，剛好秀雲一腳踏入，星春一怔，望望她，又望望文賓，秀雲走到台中，靜下來望了文賓一眼，哭出聲來，用手帕擦着嘴，急忙走過過道，星春呆在一旁。）

文賓 你還站在那兒幹嗎？

星春 哦。（出。）

（前初則可改聽到秀雲的哭聲，從房裏出來，追過去，真個只聽得哭聲，和道問聲。）

可攻聲 你怎麼啦？誰欺侮你？你說呀？

（文賓急忙跑進房內，這時，一道半掩着的門突然被猛力地推開，起波發氣騰騰的走進來，他滿面通紅，顯然是喝了酒，他走到文賓的房門口，輕輕地把門敲一敲，然後急忙地走向過道，進去。裏頭傳起了一陣聲響。）

秀雲聲 （哀求）起波，起波，這不是我願意的，是他把我灌醉的。（哭聲。）

（一陣乒乓的聲響，秀雲的掙扎聲，哭聲。）

尚切聲 起波，你不能這樣打她呀，有話慢慢說。

可攻聲 起波，你冷靜一點。

（又一陣乒乓聲，秀雲的號哭聲）

金嫂聲 哎呀，起波，你不能再打了。

（起波手中握着一把閃亮的短刀，走了出來，直向文寶的房門猛力連將布簾拉開，用利刀指著房內。）

起波 你這狼心狗肺，無惡不作的孫文寶，有胆量的，你跟我走出來！

（裏頭沒有回答，起波猛力把布簾拉下。）

起波 不敢出來，你是狗生的。

（起波衝了進去，房裏揚起陣陣的聲響。不一會，文寶退了出來，起波一步一步逼前。）

文寶 起波，你說，你這到底是幹甚麼？

起波 關你自己啊，看你幹了麼甚好事？

文寶 你到底想把我怎樣？

起波 我要喝你的血！

文賓 其實，你完全誤會了！秀雲她剛才在酒吧裏喝了太多的酒，醉了，我才把她扶到樓上去的。

起波 哼，你這個狗東西，你還想騙？（暴前。）

文賓 喂，你別開口傷人，告訴你，秀雲，以前只是個寫稿，到你的手的時候，就已經不新鮮了，你何必專拿我來出氣？

（起波撲上，一刀插下去，文賓抓住起波的手，兩人在推來推去。）

（尚初與可攻進出，可攻忙著到過道上找武器。）

尚初 喂，喂，你們別再打了，放手呀！

（金嫂急忙奔出。）

金嫂 哎呀，你們快來呀，快來呀，秀雲要上吊了！

（金嫂可攻與尚初又急衝衝地跑去，裏邊傳來叫喊聲。）

金嫂 哎呀，秀雲呀，你下來呀，你！……

（這時起波被文賓推倒，那把利刀扔在地上，兩人急著衝上去搶刀，文賓手快，先抓穩了

刀，起波一手攔住，兩人又搏扎着。文實把波起的鋼勾倒，順手一刀下去，起波一個鯽魚翻身躲開，爬起來，又撲上去，兩人推推撞撞，已經推出大門去，忽然一聲響不認識的叫聲傳來。

（金嫂與尚初爭先恐後地遁出大門。）

金嫂聲 哎呀，不好了，起波給殺死了，你們快來呀，快來呀！

（秀雲就哭着遁出大門。）

秀雲聲 起波，起波呀！（哀哭聲。）

（文實六神無主地走進來，他手裏握着染滿鮮血的利刀，衣服已經被扯破了，而且血跡斑斑。）

（可攻擱着一根木棍追出。）

可攻 哼，孫文實，你害死我姐姐，你姦污秀雲，你玩弄了世間多少女性，今天你又殺死了起波，你這卑鄙下流，窮兇極惡的狗種，老子今天非給你一點顏色看不可了。

（擱着木棍，遁前。）

（樓下傳來警笛聲與腳步聲。）

（文賓知道，可攻來勢不妙，也顧手抓起一張椅子。）

文賓 好小子，有胆量，你就來吧！

（兩人追攻，響信聲與腳步聲混雜交響，愈加响亮。）

（可攻揮動着他的木棍時，探長突然衝近。）

探長 （壓着手槍，）站住，再打，我開槍。

（三個探員推着風吞進，跟着過來的是笑裏藏刀的余慶，尚初和一條鬍人。）

探長 誰是孫文賓？

可攻 （指孫）那，就是這個王八。

探長 來呀，把他扣上。

探員 是。

（探長在屋子裏巡視一番。）

探長 你胆大包天呀，你搞勒索，又殺人！

可攻 探長，這個王八，狼心狗肺，害人不淺！

文賓 媽的，狗崽養的！

（文賓一腳踢到可攻的腿上，可攻用兩手緊緊捉住他的腳，然後鬆手，文賓身體失去平衡，屁股落地。）

可攻 他媽的，你還想在國公面前舞大刀！

探長 好了，把他們帶出去。

可攻 慢點，探長。（他急忙跑回房間取出錄音帶。）

尙初 星春，我今天才知道，原來你變得這麼荒唐！你想想看，你對得起我們嗎？

（星春不語。）

探長 這是甚麼？

可攻 這裏頭有他勒索的証據。

探長 好，那你跟我們一起到警局去。（將所有物証帶走。）

可攻 （提高聲調）走！

（兩名探員押走文賓和星春。）

探長 （對另一名探員）你守在樓梯口，等警長來了，帶他們到局裏錄取口供。

探員 是！

可攻（對尚初）我去了，就回來，這裏的事你料理一下。警車來了，你帶他們到警局去。

尚初 好，你去吧。

（廳裏的人都陸續出去。秀雲哭着走了進來，她的衣角和手都染着血。）

秀雲（哭泣）起波，你死得好慘呀，你叫我怎麼活下去呢，你叫我怎麼活下去呢？

（哭聲）我再也沒有臉活下去，我要死，我要死呀！

（秀雲走近窗口，試圖跳上去。）

（金嫂匆匆地走進，沒有察覺到。她走到台中，聽到哭聲，一轉身）

金嫂（高呼）秀雲！秀雲！（奔前去找住她。）

（放傷車與警車的聲音，由遠而近。）

金嫂 秀雲，秀雲，你不能跳下去呀！（高喊）尚初，尚初，你快來呀！（兩人在掙扎。）

（尚初衝進。）

尚初 秀雲，你幹嗎，你別太傻了，你不應該死呀！

金嫂 是呀，你沒有錯呀！傻孩子！

（金殿和向初投地下來，秀雲在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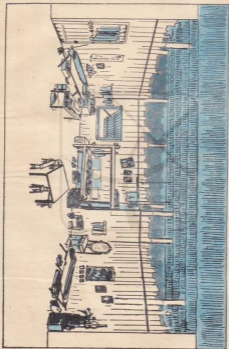
秀雲 我，我對不起，起波，起波呀……

向初 秀雲，你不應該死，要死的不是你，是孫文賓，是這個腐敗的社會！

（秀雲緊緊地抱着金殿痛哭，梯口響起一陣腳步聲。）

（幕下。）

（完稿於一九六〇年，星洲。）



「封鎖線」舞台設計

封鎖線 (獨家專欄)

時間：現代

地點：新加坡

人物：汪四維 (綽號排骨) 高中畢業生。

曹善天 (綽號區王) 高中畢業生。

王景州 (綽號關仙) 高中畢業生。

楊家興 高中畢業生。

張雲青 年約二十五歲。他們的朋友。

李愛利 蕊蕊女，王景州的女友。

女房東 年約四十五歲。

流氓 年約二十五歲。

佈景：一間簡陋的房間，但看起來相當空曠。

左邊台前一道向內開的房門，門上掛滿着衣褲。左壁掛着四種所喜愛的作家照片。門邊有帆布床一張，書桌一張。

正壁靠左有個大窗，窗邊鐵線上吊着毛巾，面布，背心和短褲等物。窗下一張大木架，堆滿着日常用具。正壁偏右是一張雙層的木床，壁上貼着幾張景州所敬慕的明星照片。

右壁有一些善天所喜愛的藝術圖片。大鏡子，矮桌，書架都擺設在右邊。另一張帆布床頭懸在右邊台前。

舞臺中間有一張大木桌，幾隻木椅。桌上雜物零亂。

整個房間彷彿無人收拾，雜物橫陳。一眼看來，就可想見是一間王老五的臥室。

前言：在新加坡某個貧民區的一座小房間裏，住着幾位剛離開學校的高中生。他們像許多苦悶的青

年一樣，離開了學校，就嘗試到失業的痛苦。雖然他們各有不同的抱負與理想，但同樣的命運却把他們拉在一起。每一天，他們都爲了生活，爲了前途而徬徨。你們看——（鐘響）

幕起：陽光從正壁窗子射進來，使這簡陋的房間充滿着光彩。汪四雖穿着背心睡褲，伏在左面帆布

床邊的小桌寫東西。王景州和楊家興分別在正壁木床的上下兩層睡着。兩人都搭着被。曹善

天躺在右邊的帆布床上，正在搖頭晃腦。

四維

（寫得倦了，定動墨案，順手在桌上拿了一張紙，開始朗誦）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善天

（感到興趣，搔着頭皮起來，附和着）To-day——今天——又一「哥整」，等下——只好——喝西北風！

四維

（聽到有人附和，更起勁地朗誦）離國——玉壺——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善天

（對着四維）高中——畢業——沒有人要，你說衰不衰？

四維

（爬過窗棂，自語似的）何必問我——幾多愁？

善天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善天

你我——一樣——眼淚——肚子流！

（一陣猛烈的敲門聲傳來。）

女房東聲 喂，開門呀！蟲到了沒有？開門。

（四維與善天一怔，作個手勢，衝過去，按往門，把拴得不穩的門拴好，兩人會心一笑。）

女房東聲 哼，一大清早就噁怪，你們開心呀？房錢欠了三個月還不還！開門呀，我要拿錢。

（四維與善天面面相覷，面面相覷。）

女房東聲 哼，不敢出聲啦！那裝死啦？好！你們今天別出來！（木屐聲漸漸遠去。）

四維 去了，去了！

善天 （嘆口氣）哎，今天又被封鎖了！

四維 管她，老子出去給她看，難道她敢怎樣？

善天 要出去你出去，我才不吃眼前虧！這雌老虎一拉住就指手劃腳地罵個痛快，我的面皮可沒有你的那麼厚！

（木床下層，楊家興翻個身，爬了起來。）

家興 媽的，老弟正在「芙蓉帳裏度春宵」，給這雌老虎一曬，哎！（搔搔頭。）

善天 起來吧，大家想個法子，要不然，你今天休想出門。（順手拿起桌頭的烟捲上。）

（家興站起來，伸個懶腰，拉動上層景州的腳。）

家裏，喂，醒他，起來吧。陽光已經射到你的屁股上了，你還睡？

景州（轉過身）唔！少睡睡，還早呢！

四維 九點半了，還早？

（景州一聽，忽然鬆開被，坐了起來。）

景州 什麼，九點半？

善天 是呀！你還覺得「春宵苦短」？

家圓 怎樣？今天「君王不早朝了」？

景州（急急走下椅子）糟了，糟了，我又要遲到了！（走向左面窗下，拿牙刷，面盆和面巾。）

四維 你看他那幅急相，今天一定是又有約會了。

（景州急急走向房門，四維攔住。）

四維 怎樣，你有胆量出去？

景州 少廢話，我要洗臉！

家圓（趨前）你出去只有送死，瞧老虎剛才來討過房錢！

（景州頓悟，哦了一聲，鬼鬼祟祟地打開房門，向外探望一下，然後壓了出去。）

四維 你說這日子怎麼過？

善天 哎！日子還長呢！我問你，今天早餐要怎麼過？我袋子裏只有五分鐘！

四維 哦！家興，你有沒有？

家興 你還問我有沒有！昨晚我剩下一塊兩毛半，你們硬拉我去宵夜，還說什麼今宵有酒今宵醉。好了，明日福來，看你們如何去當？

四維 這麼說來，你今天——*money*也不必去賣了？

家興 沒有本錢了，還賣個屁？欠了老板兩三天的債，我還好意思去？

善天 哦，排骨，書店的稿費，你還可以拿到一點嗎？

四維 別提了，我出那本書，稿費是一百五十塊。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拿了他兩百塊了。以前我去的時候，那老板還跟我稱兄道弟，現在我一去，他就知道我來意不善，老是板着一幅棺材臉，只見嘴唇不見牙齒，你說，我還好意思開口嗎？

家興 屁王呀！老板說要跟我們找工作，爲什麼到現在，連一點消息都沒有？

善天 唉！誰知道他呢！

四維 你應該去找他問問看。那天他的口氣好像蠻有把握似的。

善天 問？這幾天窮得連吃飯都沒錢，那來的錢下坡去問？

四維 我說你也真倒霉。那份雜貨店記賬的工作，本來可以穩操勝券，誰知道你的算盤打得那麼差，連八去二進一都不懂。

善天 不是不懂，我是一時慌張，才打成八去三進一的。那老板看到我打得滿頭露水，就繞着眉頭，挖苦地說：假如請你作記賬員，那我得花錢再多請一位查賬員了。你說，這算料夠力不夠力？

四維 夠力，夠力！

善天 我說拉倒也就算了。媽的，那老板只答應給我三十塊一個月，他簡直把我們高中生當作是小學徒！哼，高中畢業生，月薪三十塊，你叫我怎麼出去覓人？

家興 現在人浮於事，你不做，別人等着做。你不想想想，多少大學畢業生，不是每天在量馬路？何況是我們這些半桶水的高中生？

四維 對，其實我們對社會並不苟求，我們只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什麼工作都好，也不管薪水多少，只要我們不做社會的寄生蟲，那什麼都行。可是，我們現在連放

超碼的願望，都不能實現！

善天 哼！「處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家興 假如「處處不留爺」呢？

善天 （提高嗓子）那麼「爺就量馬路！」

家興 我問你，整天量馬路，你心裏好過嗎？

善天 不好過也得過。反正這是一個社會的問題，責任不應該由我們來負。你想，讀了

十多年的書，難道我們的生活不應該比那些沒有知識的人過得好一點嗎？哼，叫

我一個月拿三十塊的薪水，我才不幹！

四桂 我知道這是個社會的問題。可是，現在債多粥少，我們總不能空着肚皮過日子。

機會是要我們自己去找的。誰不想過舒服的日子！可是——

善天 不必多說，我一個月至少得一百塊以上才夠用。

（沉默片刻，大家在深思。）

四桂 （對古重）喂，你的事怎樣？你跟家庭鬧翻，從檳城跑了出來，也快四個月了。

怎樣？你是準備跟家庭斷絕關係嗎？

家園 上星期我寫了一封長信，向我老子進行思想改造！我告訴他，要我回去跟那胖婆結婚，那是絕對辦不到。不瞞你說，我所列舉的理由都非常正確，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會被我說服的。我說這封信是我的最後通牒，假如他駁回的話，那麼，此後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

善天 那個你所說的胖婆，到底有什麼不好？

家園 咳，第一個缺點就是她胖，胖得像隻肥豬。其次，她的那兩排參差不齊，奇形怪狀的牙齒，就像吉隆坡黑風洞的那些懸石一樣，一看之下，我的毛孔全體直立。

第三，（站起）她走路的姿態是這樣的。（故意搖搖擺擺，八字腳走路，引得善天圍圍陣哈哈大笑）還有，我跟她素不相識，既不知情投，也不意合，怎麼可以結婚呢？

善天 你老子硬要拉這門親事，一定是對他的生意有利囉！

家園 不錯。可是，我並不貪她有汽車和洋房。我老子現在對我施行經濟封鎖，我買

ice——cream 也同樣可以過活！

四貓 好，你老弟精神可嘉，堪稱為朽木可雕，頑子可教！

（景州呼着小貓進來。）

景州 屁王，我現在正式向你提出嚴重的抗議！

善天 所抗何事？

景州 告訴你，我昨晚一夜沒有好睡過。

善天 你睡不着，關我屁事？

景州 就是與你的屁事有關。我問你，你昨晚一共放了多少個屁？

四維 是呀，屁王昨晚宵夜回來，居然變本加厲，响屁放過不停！

景州 多少夾我正想睡過去，忽然給他「撲」的一聲又吵醒了。

善天 唉，日子這麼煩悶，不多放幾個响屁，消消悶，那還了得？

（家裏將他們談話時，在一旁用毛筆在一張白紙上寫了幾個大字，然後拿着紙，走過來，輕輕地貼在善天的屁股上。原來他的屁股放了一個大悶。）

（善天給他一貼，發癢，轉過身來，紙條上寫着：「善天批發，一律歡迎」。）

善天 噯！噯，君子動口不動手，你今天怎麼毛手毛腳地。

家興 你們看，屁王現在居然在後門開了一間小店，做起小生意來了。

善天 （會意，摸着屁股，把字條扯下）媽的，你們還會窮開心！

(一陣大笑。)

(這時景州已經在左面窗下換上了一件近乎阿飛式的衣服，走到鏡前梳頭。)

(四維準備換衣，脫了背心，扔在帆布床上，家興走過來五指攥着他那顯露着的排骨。)

家興 (唱著) 四維——

四維 (怕癢，縮起身子，把他推開) 滾開！

景州 (咳好頭，走過來) 我提議，今後我們的衣服還是自己洗。你們看，(指着排骨) 洗

衣板這裏有的是！

(四維穿好衣服)

(又一陣笑聲。)

女房東聲 哼，又開心啦，房錢不交，你們還會——

家興 (對景州) 快，把門拴起來。

(大家各自跑回自己的睡床，拉起被夾裝睡。景州迎上去，正想把門關好，不料女房東已經

推開門進來。景州沒處逃，只好躲在門邊。)

(女房東看到每個人裝睡，氣煞。躊躇了一下，走去搖四維。)

女房東 喂，排骨，你想裝死？起來！（拉動，四睡不理）哼，你們房錢一天拖過一天，到底給不給？（看沒有反應，沒奈何，走向家裏，將被猛力拉開）喂，家裏，你呢？你每天賣錢——真的沒錢還？哼，我才不信！（家裏不理，翻過身，屁股朝地）
咳！你們想賴？哼！告訴你們，住霸王屋沒這麼容易，（走向善天，正想拉他的被，冷不妨善天放個響屁，她退了兩步，提高嗓子）喂！霸王，你交不交？（轉過身，對着大家）哼，不交，你們統統給我搬出去。你們這些無賴，我問你們，你們的老子給你們讀書，是教你們拖欠房錢的嗎？（看到沒有反應，氣煞，走向大門）告訴你們，今天不給，我叫警察來。（走近門，看到門在動，一怔，上前把門猛力拉開）哼，你以為躲起來就不必還了？

費州 喂，喂，你這是幹什麼的？

女房東 幹什麼？錢拿來！我問你，你躲起來幹什麼？

費州 我，我在這裏換褲呀！你這樣——咳，你這樣也太不成體統了！

女房東 什麼體統不體統？錢！（伸手）

（四睡、家裏和善天都偷轉過頭來看。）

景州 好好，明天給你，今天沒錢！

女房東 呸！沒錢？帶女朋友去拍拖就有錢，交房租就沒錢！

景州 拍拖不拍拖，不關你的事，明天，明天給你。（把錢推出去，關起門。）
女房東聲 哼，等下你們不還，別怪我不客氣！

（四維、家興和善天，動作整齊地離開被，坐起來。）

四維 哎，倒楣，倒楣。

家興 媽的，整天開口就是錢！

善天 哼，高中生，變成了無賴！

（景州又鬼鬼祟祟地拉開門，向外探望，然後又把門輕輕關上。）

（三人站起，上前。）

家興 怎麼，你想出去了？

景州 是呀！可是那雌老虎就坐在那邊，我出不得！

四維 我問你！是不是跟李愛利有約會？

景州 呸，呸！

寧願，當心，有一天你會頭破血流！

四維 你眞的不想放手？

景州 拿得起，放不下！

四維 我問你，李愛利這樣一個浪漫成性的茶花女，有什麼值得你愛的？

景州 噯！這話又從何說起？「英雄不怕出身低」，情人管她茶花女！

四維 你跟李愛利來往，她的那些酒肉朋友早已懷恨在心。那次他們派人警告過你，難道你忘了？

景州 媽的，那殺狗東西難道我會怕他們？告訴你們，要拍拖就得大胆！

家顯 告訴你，眞正的勇氣，不是要表現給女人看的。

善天 你今天再鼓愛利去，給那殺狗傢伙看到了，免不了會給他們拌一頓。

四維 我說你現在這種行爲也未免太荒唐了。你家裏雖然有錢，但你總不能這樣胡鬧。

你今年兩大考不到，現在應該努力溫習一些功課，明年再考才有希望，你這樣——

四維 不聽你說，不是我不讀。每一次我拿起書來，總冷靜地讀下去，可是我眼睛看到的，不是書本上的黑字，而是李愛利那水汪汪的眼睛。

善天 哇！你以為李愛利漂亮？那種女人星加坡多得很！

家興 算了罷！老弟，我在檳城有個大富人家的女兒要送給我，我都敬謝不敏，你又何必把一個茶花女當作寶貝呢？

景州 （開玩笑地）哼，你那個胖婆婆要來跟李愛利比什麼？（異聲）老實說，我知道李愛利是不會純潔的。我知道他經常跟那些狗東西鬼混。可是人的感情總是很奇怪。多少次，我想把她忘了，可是我心裏頭老是有有一種難助難助的感覺，就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你們說，我該怎麼辦呢！

家興 還有怎麼辦？下決心，一刀兩斷。

景州 沒這麼容易！我現在是「剪不斷，理還亂」呀！（異聲）哎，時候不早了，我得先出去一趟。

四維 你既然不接受我們的勸告，假如有什麼三長兩短，請別怪我們不夠朋友！

景州 老實說，我今天已經約定了她，非去不可，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了！

善天 你要去就去，可是我們這幾個兄弟難弟，今天都「摸該」了，先拿一些錢來吃早點。

景州 不行呀，我自己要用。

家康 媽的，我問你，到底是李愛利重要？還是我們重要？

景州 當然是李愛利重要囉！

善天 呸！自私自利的傢伙！

景州 不是我不幫忙，實在是我自己不大方便。你們總不能叫我在李愛利的面前出醜。

（從褲袋掏出錢遞交給國王）喲，拿去！

善天 三毛錢，夠個屁？

景州 誰說不夠？到印度人的咖啡攤去，半杯茶五分，馬來糕一塊也是五分，一個人吃

一毛，三個人三毛，怎麼不夠？（善天）喂，沒真的，你們快幫我想想法子，我

要出去。

善天 你要出去我有辦法，不過多拿三毛錢來買香烟，作為酬勞。

景州 OKAY！（拿錢給善天。）

（善天假景州咬耳朵，然後又假家康咬耳朵。景州隨後，得意一笑。善天又招手叫四離去幫忙。於是景州走向門邊，其他三人走到右邊木欄旁拿出一個竹籃，又拿出一包綠豆，倒在竹

簾上，然後拚命縮來縮去。這時沙沙沙的聲音遲遲不顯，景州拉開門，大聲喊：

景州 張嫂，下雨了，快收衣服呀！

女房東聲（腳步聲）哎呀！老天怎麼忽然下起雨來了！

（景州作個手勢，投給他們一個勝利的微笑，然後，偷偷摸摸地溜了出去。）

（雨聲停，大家作個會心的微笑。）

（忽然景州的屁股又退了進來，連忙將門關上，大家看了一怔。）

四維 怎麼啦！

景州 不行呀！睡老虎又回來了！

女房東聲（敲門）哼，你們這些讀書人，只會騙人。明明沒有下雨，你們會弄出七七

整整的聲音來，你們要跟我搗蛋，我有辦法灌你們出去。

（四人在偷笑。）

善天 我的繩技，就是到此為止，你關不出去，我也沒辦法了！（脫下鞋褲，準備換衣

服。）

四維 不能出去就別出去，算了。

景州 噫！不行呀，無論如何你們得再跟我想個辦法。

家興 好，我還有一個更好的辦法。

景州 快說呀！

家興 沒這麼容易，有條件。

景州 什麼條件？

家興 拿一塊錢來，作爲我們三個人的午餐費。

景州 先說來聽，才拿錢。

家興 聽着，你現在出去，假如碰老虎撞住你要錢，你就告訴她說，你現在出去借錢來

還她。

景州 不行呀！我以前也是這樣騙過她一次，現在她不會相信的。

（門外傳來敲門聲。）

李愛利聲 老王，開門呀，我來了。

（景州高興，叫了一聲「她來了」，也不管善天是否穿好衣服，就急著去開門。善天一見之下，急得面面相覷，連忙將睡褲穿起，但又穿來穿去穿不好，就索性倒在帆布床上，蓋起被來。四鄰與家興在一旁偷笑。）

愛利 (進來，打扮得整齊。) 喲！你約我九點鐘，現在幾點了？(請氣)

景州 對不起，Sorry，我向你賠個禮！(四十五度鞠躬。)

愛利 哼，誰要你賠禮？(看到善天) 喲，你看你的朋友，腫到現在還不起來！

景州 他，噯，噯。他今天肚子痛！

愛利 肚子痛？

家興 關仙，你過去用驅風油把他擦幾下吧！

景州 (會意) 好，我來！

(景州過去，猛力地把被一拉，善天連忙將被拉下。)

善天 噯，噯，噯，好了，好了，不痛了！

(四維與家興忍俊不住。)

愛利 走吧！(走向房門。)

景州 好，好，走！(轉身回來。) 拜拜！

(景州先拉開門探望一下。)

愛利 怎麼啦，你，鬼鬼祟祟地。

景州 噢，我是看看那隻大狼狗有沒有在？

愛利 (害怕) 呵，你們這裏有大狼狗？

景州 (神氣地) 別怕，別怕，那隻狼狗最怕我，一看到我，就會縮起尾巴逃走的。

(景州與愛利出。)

四維 喂，午餐以前要趕回來，有要緊的事跟你商量。

景州 OKAY！

(善天站了起來。)

善天 媽的，這倒相貨一來，搞得我坐立不安。(他像放下了重担似的，又將褲褲脫下，冷

不訪，房門又被推開，景州急急地走了進來。愛利站在門邊，看到了善天的醜態，在後

笑。)

(善天束手無策，忽然坐下。)

景州 哎！我的錢包忘記帶了。(走到門邊掛衣處，取了錢包，又匆匆去。)

善天 好了，這一下，可買的是春光洩漏了！

(穿起褲褲，哄堂大笑。)

（女房東遠遠傳來聲音。）

女房東聲 喂，開門呀！喂！

（三人一起衝上前去，按住門。）

女房東聲（敲門）喂，開門呀！怎麼又裝死啦！快開門呀，有保家信！

（三人一聽到有保家信，都驚奇起來，立刻開門。）

四維 喂，張嫂，有保家信？

女房東（進來遞信給家興）哪！

家興（接過信，走到台中）我老子寫來的！（拆信。）

（善天走過去拾起剛才那張字條，用毛筆寫了幾個大字，偷偷走過來。）

女房東 家裏寄錢來了，房錢可以給了吧？

（善天用紙貼在女房東的背上，女房東給他一拍，受驚若驚，有點害怕，離開他的手。）

女房東 你怎麼啦！

善天 你出去，男人的房間，女人不要隨便闖進來！

女房東 呸！我等着拿錢呀！

善天 我們有了錢，一定給你！（推他走）出去，走，走！

女房東 （提籃子）我不走！

善天 喂，你到底講理不講理？男女授受不親，出去，出去，（推他。）

（女房東給他一推，轉過來，背上的大字「陸老虎」分明可見。）

女房東 （到門口）哼！等下還不給，我就跟你們不客氣！

善天 好好好！（把門栓上。）

四維 你老子說，你在新加坡賣了——
丟盡了祖宗十八代的臉！

善天 怎樣，有好消息嗎？

家興 有有，我的老子給我說服了。他說往事不提，寄了四十塊錢來，叫我專心讀書，

明年考南大。

善天 好極了，這一來，你可以高枕無憂了。

四維 這叫做置理戰勝頭強！

善天 不，這叫做小子戰勝老子！

（一陣愉快的笑聲。）

(門外突然傳來腳步聲，嘈雜的聲音。)

女房東 喂，喂，你們爲什麼打架打到我屋子裏來？好了，好了，放手呀！哎呀！

(台上三人一怔，奔前去，剛拉開房門，景州和一個流氓掙扎着衝進來。流氓正舉起拳頭要
撲下去。)

善天 喂，你敢打人？

家興 (攔住流氓) 媽的，你敢在我們的面前動手？

(四雜攔住景州。)

景州 把他抵住！抵住！(家興前，被四雜攔住。)

流氓 哼，這次放過你，下次你再來，當心你的狗命！

(家興順手拿起椅子，對準流氓。善天把流氓壓力一推。)

善天 你還不滾出去？

(流氓見勢不妙，退至門口。)

流氓 好，你們等着瞧！(退去。)

(景州與氣地坐下。)

（女房東站在門口。）

女房東 哼，房錢不交跑去拍拖，我不管你，別人也會教訓你！（說着就走。）

（善天把門關上。）

四維 我們的話，不能感動你，孝頭大概就可以叫你醒悟了吧！

家興 我問你，現在到底是李愛利重要，還是我們重要？

善天 這一下，你大概會覺得食之無味，棄之也不可惜了吧！

景州 （站起來）媽的，我要報復。李愛利剛才要向我借五十塊錢，我說沒有，她就不高興。後來她看到我被打，居然視若無睹，袖手旁觀，還跟着那般流氓坐汽車走了。

四維 我早說過了，李愛利這種女人，朝秦暮楚。今天她失去了你，明天可以找別的人。

人。你又何必爲她神魂顛倒呢？再說，李愛利她——

景州 （打斷）不要再提起她！

善天 有沒有受到內傷？

景州 沒有，那狗東西的肚子給我摔了兩下。

家興 那麼你呢？

景州 我的下巴中了一拳！（抹去嘴邊流出來的血。）

善天 哼，你這小子，不打不成器！

（翻箱走到木床下層坐下。）

四福 你今天總算上了現實的一課。

家興 哼，今天沒有我們，你的鼻子一定變成「鹹晶餅」！

景州 好，你們見義勇為，幹得好！我承認，近來爲了這臭東西，我對你們比較冷淡，

希望大家不計究以往。

四福 這就好，以後你可以專心地讀書！告訴你一個消息：家興的老子剛才來信，答應

給他明年進大學。你們兩人可以專心讀書，應付明年的入學考試！

（家興伸過手與景州緊緊地握住。）

景州 好，我決定進大學，出一口氣！

家興 好，早餐我請客，慶祝你重回我們的懷抱！

善天 噯，可是我們的房錢還沒交，出不得！

家興 我這四十塊又不夠！怎麼辦？

景州 不要緊，房錢我給！

四福 你給？

景州 唔！我給！

善天 真的？

景州 真的，多兩天接到錢，我給！

家興 爲什麼？

（景州不語，一個微笑。）

（輕微的敲門聲。）

（家興奔前在門縫裏看，一下，開門，張雲青進。）

家興 Hello! Good Morning!

雲青 喲，今天還會放洋匠！

（四福，家興與善天合圍過來。）

四維 費州（同聲）喂！有沒有好消息？怎樣？工作找到了沒有？

雲青 （板着嚴肅的面孔）吹了！

四維 （轉身像是洩了氣的皮球，數圈）咳！

善天

雲青 喂，回來，有好消息！

四維 什麼好消息？快說呀！

善天 有話就開門見山地說吧！不要兜圈子！

（兩人又圍上來。）

雲青 告訴你們，市議會有三個職位！

四維 市議會？不錯呀，什麼職位？

善天 待遇怎樣？

雲青 待遇不錯，有成百塊！

四維 那好極了，我先報名！

善天 才成百塊？喂，什麼職位？快說呀！

（雲青聽了一聲，裝着老先生的樣子在沉思。）

四維 咳，你怎麼啦，要說不說地！

善天 咳，你這人，實在叫人看了氣煞！

雲青 好，我說！

善天 是什麼？

雲青 (提高聲調) 倒——馬——桶。

四維 (大笑所量) 咳！倒馬桶也好介紹！

善天 要倒馬桶我們何必去讀高中？不如早幾年去，還可以多倒幾個！

四維 是呀！早知道如此，我也不必讀這幾年書，瘦得只剩這幾根排骨了。

雲青 咳，你們不是答應過，什麼都要幹嗎？

四維 什麼都幹，只是不大大方便倒馬桶！

善天 一個讀了十多年書的高中生去倒馬桶，成何體統？

雲青 好好，不幹就吧！(看到關仙半躺在床上) 關仙，你怎麼啦？

景州 沒什麼，我在聽你們論馬桶！

家興 關仙今天時來運到，點福不淺，剛才在門口拾了一個紅包！

景州 去你的！

雲青 哦，家興，你要不要幹？

家興 （吃驚地退了一步）你是說這個？（作倒馬桶的姿態）不不不，（搖手）謝謝你的雅意，我明年要進大學！

雲青 哦？

善天 喂，你到底是跟我們開玩笑，還是——

雲青 （忍不住，笑了）哈哈，我是跟你們鬧着玩的！老實告訴你們，你們就是想倒馬桶也沒有機會。不過比例馬桶待遇更差的工作倒是有了。

四維 是真還是假？

雲青 真的，我哥哥在後港教書的那間學校，下星期起開設夜學補習班，缺乏教員，我已經跟他定下了三個位置！

四維 哦？教書，不錯，多少年來，我一直想到鄉間找些題材，現在總算如願了！

善天 薪水多少？

雲青 一個月八十塊，學校供給宿舍。

善天 才八十塊？

雲青 怎樣？你還嫌不夠？把烟戒掉，省下幾回坡，節省一點不是可以度過嗎？

善天 不是呀！鄉村蚊子多，又寂寞得很，我受不了。再說一個月幾十塊那兒夠用？

家興 唉，屈王，你怕什麼？山芭蚊子多，你不妨把你的法寶拿出來，蚊子一來你就放

個響屁，我担保那些蚊子以後對你一定會避之，不敢領教！

四維 屈王，現在不是待遇多寡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工作的問題。再說，這份工作是有

意義的，我們就應該幹！

雲青 有了工作，就不需要每天悶在這裏。精神上得到了解放，生活才會正常！

景州 是呀，每天躲在這裏，無所事事，那條老虎竟把我們罵成無賴！

家興 (對善天) 哼，你不想看看新加坡這彈丸小島，每年有幾萬個青年出來找工作，

競爭的情形可憐而知。你還夢規着一個月有三五百塊的薪水？你看那一批大學畢

業生，多少人在叫倒楣？若弟在走投無路的時候，*God*——*God* 總敢賣，你現在

有書不教？

(善天驚起一振袖。)

雲青 告訴你，屁王，你想要有出路，就得苦幹一番，我說你這種好享受的思想簡直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你看，你已經「換該」了還要抽煙，這筆錢本來是可以省起來的。

善天 什麼？你說抽煙是小資產階級？

雲青 有點像。

善天 那麼，我問你，三輪車工友也抽煙，照你這麼說他們也是小資產階級？

雲青 我想，他們是在向小資產階級學習。

四維 噯！屁王，談正經的，你到底幹不幹？

家興 一個月八十塊，學校供給宿舍，你還嫌不夠？

善天 好，不要向我說教，讓我試試看。

四維 (興奮地) 好，爲了迎接我們的新生活，讓我們緊緊地握手！

(善天感動地握手。)

四維 (興奮地握手) 我應該對你說一聲：「哈利加鹽」！

家興 好了，現在功德圓滿，大家準備一下。(指著門) 今天我們可以突破這道封鎖線

了！（擡高嗓子）今天早餐，我請客！

景州 （下陳姑郎）你請客，我奉陪！

四維 暖暖，你不怕出去再給那流氓揍一頓？

景州 有你們在，我安如泰山！

（善天過來跟雲青耳語，雲青微笑，走到房門口。）

雲青 你們快點，我在外面等你們！（出。）

家興 快，快！

善天 暖暖，不行呀，我還沒有刷牙！

家興 噢，我也是呀！

景州 算了吧，還刷什麼牙？等下茶喝下去，嘴就變甜的了！

（這時四人急忙換衣服、穿鞋、梳頭。）

（後合唱起「畢業歌」：「同學們，大家起來，肩負起社會的重担！醒吧，醒吧，醒耳是青年的醒，醒吧！多少人流浪在街上！我們是要選擇善？還是惡？我們要去做主人去改造這社會，我們不願做奴隸而苟且偷安，我們今天是窮途潦倒，明天要改革這現象！我們今天是苦悶在一

們，明天要抵禦改革社會的巨浪。巨浪，巨浪，後浪推前浪！同學們，同學們，快振作起來，莫再作社會寄生蟲！」（作者按：此歌詞乃根據劇情，將舊畢業歌之歌詞改寫。）

（當後台嘹亮雄壯的歌聲唱起時，台上四個人一邊動作，一邊唱歌。唱至後半段時，四人已排成一直線，對着鏡子梳頭。唱至「巨浪，巨浪」時，四人動作一致，右手拿梳子將頭髮一撥又一撥。唱至「後浪推前浪」時，四人也動作一致，用左手把頭髮向前推兩下。唱至最後一句時，大家一致地將梳子收回褲袋。）

家興 （這時，舞台上來個戲劇化的表演。）
（站在最後，高聲地喊）立正！

家興 （大家動作整齊，肅立。）
向後轉！

家興 （大家面已朝向房門。）
開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四人步伐整齊，像一隊軍人在前進。）

（女房東進，她走到門口吃了一驚，一手叉腰，一手伸出要錢。）

女房東 錢拿來！

(四人隊伍走近女房東時，整齊地將頭轉過去行注目禮。然後高聲齊聲道)

四人 不給！

(女房東望着他們出房門，轉過身來，她背後的大字「睡獅虎」依然掛着。)

女房東 暖暖暖，造反啦？你們發瘋啦？我這裏不是兵營，暖暖暖……

(繼續，舞台暗，幕下。)

(完稿於一九六〇年，星洲。)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新馬戲劇叢書

李延輝主編

封鎖綫

征雁著

青年書局印行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 363 號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版

定 1.50

封
鎖
線

征
雁
著

新
加
坡
青
年
書
局
印
行



Published by
THE YOUTH BOOK CO.,
36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Printed at
CHUNG LUEN PRINTING CO.,

232, M
Kowloon

2
1.

封锁线

征雁 著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2 年 10 月 28 日**